

蒂埃特河历险记

第一章

一只银白色的小船拴在弗里斯港陡峭的岸边，猎狗伟伟守护着堆放在那里的一件件行李，在不停地朝看热闹的人们汪汪大叫。

孩子们个个神情庄重，连平时懒懒散散的赛尔索也在装模作样东奔西跑，摆出一副主持启航的架势，尽管他很少真正伸手去干活。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备用汽油和食用油也已经装到船上，内尔松悄悄对小伙伴们说：

“要是再有个神父来祝福，我们简直就象出发去远征一样神气啦！”

尽管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还是让前来送行的神父听到了，神父说：

“有人会给你们祝福的，孩子们。我要请求上帝保佑你们，在你们遇到危难的时候帮助你们！”

孩子们一齐激动地跑去吻神父那只刚刚划过十字的手。马达突突地响起来，伟伟蹲在船头，把黑嘴翘得高高的。

希科叔叔兴致勃勃，望着热烈的送行场面。小船徐徐离开岸边，人们在频频挥手告别。

房屋渐渐向后退去，一片片果园出现在陡峭的岸上。沿岸的人们充满好奇望着小船，在挥动帽子、头巾高声祝愿孩子们一路平安。

一道白色的水花在船尾卷起，孩子们兴高采烈地交谈着，对两岸美丽的景色赞不绝口。

两个小时过去了，岸边的房屋已经越来越稀少。内尔松对叔叔说：

“真丧气！我原以为会在密林里航行呢。可是你看，岸上的树木稀稀落落……”

“河两岸的农庄主滥伐森林，造成了树木稀少，而树木稀少又造成了鱼类资源的破坏。岸边树木一少，大太阳天，鱼类没有东西遮荫，肚子饿了又吃不到树上掉下的果实。日子一长丰富的鱼类资源就逐渐减少。联邦政府早有法律规定，河岸两旁二十米之内树木是不准砍伐的。”

“我要是‘政府’，就把这伙人统统关进监狱！”赛尔索插嘴道。

“我看用刑罚威胁他们并不能解决问题，法律早就订了，只是没有人执行罢了。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改革土地税，鼓励人们种植桑树和无花果树，这样既可拯救鱼类，也可使人们得到好处。你说呢，内尔松？怎么不说话呀？”叔叔问内尔松。

“我说有两件事非常重要，第一件，你说的种果树那种办法。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此外还要修筑拦河坝，造成一些小瀑布，甚至可以设计台阶式的瀑布，这样一来，鱼群回游起来就方便了；第二……”

“哟！鱼儿有腿吗？它怎么上台阶？”赛尔索惊奇地问道。

“别急！这一点希科叔叔以后会告诉你的，我现在要讲第二点，那是最最要紧的——只是我肚子饿得要命。”

“我也饿了。”

“你们说得对！”希科说，“我们七点钟吃的早饭，现在已经下午一点了。把三明治和奶酪拿过来！这次旅行结束以前，我们可再也吃不到这种可口的东西啦！来，快打开几瓶矿泉水！”

“干嘛喝矿泉水？瞧这河水多清！”内尔松望着河水问。

“这河水看上去很清，实际上并不干净。凡是流经大城市的河水都要受

到污染，带有无数病菌和有机物。内尔松，你要是取几滴河水放到显微镜下观察观察，就不会再这样说话了。”

不到几分钟，火腿面包和果酱就一扫而光。各人又从架在火上的锅里舀了一小杯滚烫的咖啡。他们刚刚洗完杯子，正要发动机器准备出发，瓦蒂纽吃惊地喊了起来：

“快看，叔叔！那边有一只大老鹰在追小鸟。”

希科叔叔转身抓起鸟枪，小心翼翼放在身旁。

一只鸱鹰正在追逐小鸟。只见那小鸟忽而低掠水面，忽而直冲云端，在千方百计躲避鸱鹰。小鸟看到河面上飘浮的小船，以为那里可以藏身，便向小船扑来，一头撞在瓦蒂纽身上。瓦蒂纽乘势一把抓住惊惶失措的小鸟，藏在怀里。凶狠的追逐者就象一架灵巧的飞机，忽然停止俯冲，掉头向天上飞去。不过它飞出不到三十米，随着“嘭”的一声枪响，它就翻身掉在水面上。希科叔叔划船过去，把它捞上来高高举起，说道：

“我们只有在需要食物或紧急的情况下才能伤害动物，不过对鸱鹰可以例外。我们要保护其他飞鸟和家禽，而鸱鹰正如它的名字一样，专门捕食小鸡，袭击小鸟，破坏鸟巢，使得小鸟无家可归。你们看，它毛色并不显眼，那是为了让它的受害者不易发觉。它那双强壮有力的翅膀飞得极快：那副锋利的爪子能使任何受害者难以逃生。如同所有的猛禽一样，它的嘴又大又弯，要是哪只小鸟给它抓住的话，它就会用爪子紧紧钳住飞到树上或落到地上，先咬断小鸟的脖子，然后从内脏吃起，直到把那只小鸟全部吞进肚里。

孩子们听得出神。瓦蒂纽爱怜地抚摸着小鸟，不断地吻它。然而从小鸟惊恐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它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

“快把它放了吧！”另外两个孩子异口同声说。

瓦蒂纽说他要做个鸟笼把它带回圣保罗去。

小船飞速向前行驶，凉风迎面扑来，驱散了烈日带来的炎热。第一天旅程就要结束。河岸两边只见一簇簇小树林，不见人烟。希科叔叔让孩子们把那只鸱鹰收藏起来，以便晚上用来做钓鱼的诱饵，他减慢船速，在船尾放下一根三十来米长的鱼线。线的一头系在船上，另一头有个镍制的鱼钩。小船行驶时鱼钩就浮在水面上，小船减速或停驶时，鱼钩就沉入水底。孩子们都不相信鱼儿会轻易受骗，可希科叔叔却说，用这种办法可以钓到多拉杜鱼，狗鱼和尖齿鱼，还说，这些鱼看到鱼钩闪闪发亮还以为是条小鱼，等到它们发觉上当，已经晚了。

“前面要过一个险滩。”叔叔提醒大家说，“鱼群习惯在那里觅食，你们可以亲眼看到鱼儿上钩，不用我多作解释。”

船速减慢了。孩子们悄悄看着鱼钩在船后三十米左右的地方上下跳动。

这种鸟在葡萄牙语中叫做“抓鸡的乌鸦”。

圣保罗是巴西的大城市之一，为工、商业中心。

巴西河中的一种大型淡水鱼。体金黄色，味鲜美。

第二章

阳光下，漂在水面上的鱼钩象条小鱼在游动，可是一刻钟过去了，还不见一条鱼来上钩。

瓦蒂纽和猎狗伟伟交上了朋友，他坐在船头的小凳上，搂着小狗的脖子，抚摸着它那黑中带有灰斑条纹的脑袋。为了表示感谢，伟伟舔舔小主人的手，然后蹲在那里，伸出流着唾液的红舌头，把眼睛死死盯在鱼钩上，象是随时准备扑下去捕捉猎物。希科叔叔早就对它进行过严格的训练，教会它把扔在水里的东西叼回来。这时，希科叔叔一面稳稳地操纵着小船，一面提醒大家注意浪花翻腾的急流。由于减慢转速，发动机的吼叫声被哗哗的水声淹没了。浪花拍打着露出水面令人望而生畏的礁石，不过危险的倒是那些水下的暗礁，只有仔细观察浪花的变化，才能判断出哪里有埋伏在水下的暗礁。

“请大家注意！这儿有不少多拉杜鱼，因为这儿聚集着各种各样下游来的小鱼，还有一种生长在这一带石头缝里的小硬骨鱼都是多拉杜鱼的食料。如果有鱼上钩，大家不要乱跑，不然，船就会失去平衡。我们的船把它拖过激流，那时候，它挣扎得精疲力尽了，再把它弄上来也不迟。”

希科叔叔拿出一根不很长的不锈钢管，上面有一个绕线用的小转轮。在激流中驾船不能大意，希科叔叔只好把钢管交给内尔松，教给他鱼上钩以后怎样使用。

这段激流还很长，船才穿过一半，就有一条多拉杜鱼上了钩。只见它跳出水面有一米多高。孩子们高兴得大声欢呼。希科叔叔再次减速。内尔松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按照叔叔教的办法收紧鱼线。那条鱼接连蹦了两下，鱼线也突然松弛下来，看来鱼已经挣脱了。叔叔命令赶快收线，为了快点穿过激流，他不得不加快船速。孩子们大失所望，以为让鱼逃跑了。可是，再把鱼线收紧十五米左右的时候，那条鱼又在船后跳了起来。要不是希科叔叔及时按住伟伟，它准会跳下水去叼那条鱼的。

随着绕线轮的转动，鱼线越来越短。那条鱼不再挣扎了。等它在船边半米深的水里出现，内尔松便按照希科叔叔的命令，拿起一个手柄有一米多长的网兜去捞鱼。那条鱼又大又重，赛尔索赶紧抓起一根木棍前来帮忙。瓦蒂纽生怕看不清楚，干脆伏在船帮上。伟伟也想学他的样子，可惜脖子给链子套着，难以动弹。船突然向一侧倾斜，有多危险！叔叔立刻命令瓦蒂纽带伟伟到船头去。瓦蒂纽却站到小船中央的凳子上，好奇地看哥哥捞鱼。那鱼终于捞上来了，大家又是一阵欢呼。希科叔叔满心欢喜望着孩子们，没有注意小船正在向一块礁石上直冲过去。他连忙扳动船舵，拨转了船头。

可是，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站在凳子上的瓦蒂纽失去了平衡，一头栽进白浪滚滚的急流。大家不约而同惊叫起来。为了抢救落水的弟弟，内尔松顾不得脱掉靴子就纵身跳入水中。赛尔索急得连连呼唤瓦蒂纽，大声哭了起来。希科叔叔让船头转过来横在河上，想拦住可能被激流冲过来的瓦蒂纽。他关掉了发动机，飞快地脱掉了衣服。

还好，这一阵慌乱前后不过半分钟时间。几秒钟之后，瓦蒂纽在十几米远的地方浮出水面，拼命挣扎。这时候，两只前脚搭在船帮上的伟伟“汪、汪汪”叫个不停，它勇敢地跃下了水，用大嘴咬住瓦蒂纽的衣服向小船游来。瓦蒂纽得救了。

“让他把水吐出来！做人工呼吸，快！”叔叔下了命令。

内尔松参加过军体活动，这方面的知识很丰富，不过瓦蒂纽落水时间很短，尽管他受过救护、消防、射击、信号联络和侦察各科训练，而且各科都名列前茅，却没能来得及施展他的才能。

吐出几口水以后，瓦蒂纽便睁开了眼睛，当着大家哭起鼻子来了。两个小伙伴看到他那副狼狈模样都笑出声来。伟伟亲亲热热凑到瓦蒂纽身边，伸出舌头舔了舔他的脸，对他表示安慰，接着它猛地把身子一抖，给那两个嘲笑朋友的家伙来了个名副其实的淋浴，惩罚了他们。这时，大家才想起了它，都争先恐后去抱它，抚摸它。希科叔叔也一把搂住它的脖子，把脸贴在它的头上，他的眼睛都湿润了。

闯过激流，他们关掉机器，让小船顺流而下。这里的水流平稳，两岸森林茂密，他们启程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美丽的景色。这时已是下午四点，他们把船停靠在陡峭的岸边。瓦蒂纽脱下湿漉漉的衣服，换上了希科叔叔的衬衣。他的样子很滑稽，逗得伙伴们哈哈大笑。谁知这阵哄笑激怒了他，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倒想看看你们谁能象我一样在激流里游泳？！……”

“游泳，有你这样游法的吗？简直象块石头，一个劲往水底下钻！”内尔松讥讽道。

“当然是游泳！水把眼睛挡住了，看不清方向，我才向水底下游去。游到水底，我的头碰在一块石头上，于是我就往回游，一口气游出了水面。伟伟还是靠我帮助才游回来的呢！……”

又是一阵哄笑。

这条多拉杜鱼有一米来长，十几公斤重。希科叔叔一边刮鱼鳞，一边给孩子们讲解：

“印第安人称这种鱼叫‘比杜拉鱼’或‘比拉杜巴鱼’，在瓜拉尼语中是‘金黄色鱼’的意思。第一批殖民者来到这里的时候，称它为‘多拉多’。这种鱼味道美极了，回头我们亲口尝尝。”

“别忘了可怜的伟伟。打出发以来，除了我给的几块面包，它还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呢！”瓦蒂纽说。

“可不是嘛。不过，别担心，瓦蒂纽，你的救命恩人马上就能解馋了。我们为它准备了木薯粉拌碎肉。今后会碰到野鹿和豚鼠。我们和它有的是好吃的东西。”

在两个伙伴的帮助下，内尔松清理了一块地方，用拣来的干树枝燃起了一堆火，并且在火堆旁搭起了帐篷和行军床。内尔松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甚至做了一个可以放食品和炊具的架子。孩子们从河边捡来一些石头，支起了铁架和铝锅。除此之外，他们还找到几根竹竿，捆扎起来，烘烤瓦蒂纽的湿衣服。

希科叔叔把鱼切成小块，洒上盐，下了油锅。煎鱼的香味立刻散发在空气里，使这些本来已经肚子空空的人感到更加饥饿。甚至伟伟也离开了它的伙伴瓦蒂纽，来到火堆旁边，伸出它那湿漉漉的黑鼻子贪婪地闻着，各人都准备好了搪瓷盘子和餐叉，希科叔叔把煎好的鱼分给大家。他们就坐在地上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为了节省时间，希科叔叔一边吃一边煎鱼，每下锅一块，就嗞地激起一阵油烟。大家都在狼吞虎咽，谁也顾不上说话。

孩子们把用过的锅子和餐具洗刷干净，一一放在架子上。这时天气越来越凉。他们把毯子裹在身上，围坐在火堆旁。让瓦蒂纽喂得饱饱的伟伟也来到火堆旁，蹲在小主人身边。它把脖子高高扬起，比坐着的瓦蒂纽还高出一头。它静静地望着火堆，似乎在倾听孩子们的谈话。

夜深了，凉风抽打着高高的树冠。远处急流的哗哗声盖过了树叶的沙沙声。丛林深处，一群兀鹰栖息在高耸入云的枝叉间。它们发出有节奏的叫声，好象有人在吹陶笛，两个小家伙睁大眼睛，不安地看着叔叔。叔叔却轻描淡写地说了声“那是一群兀鹰”。于是他们给火堆添上一根很粗的树干，就各自上床去睡觉了。

巴西一种陶瓷制的笛子，状如鹅头，有八个音孔。

第三章

不一会儿，他们都进入梦乡。半夜两点钟左右，突然狂风大作，不仅刮断了许多树枝，连树干都给吹得弯腰曲背。树林里响起一阵猛烈的嚓嚓声。一道耀眼的闪电，紧跟着一阵隆隆的闷雷。听那声音仿佛千军万马正在鏖战。

瓦蒂纽头一个惊醒过来。他提心吊胆地小声喊道：

“叔叔，……叔叔，……叔叔！”

“什么事？”

“刮大风啦……”

“你怎么知道刮大风啦？……”

“哎呀，难道你没看见？！”

“看见？我看不见，天那么黑……”

“别开玩笑，事情挺严重！我觉得帐篷都要刮上天啦。”

“对，你说得不错，是在刮风。”

过了一会儿，瓦蒂纽带着哭腔说：

“我想到你那边去，让我也去吧，叔叔！我一个人在这儿……”

“哎呀，床头上的长刀呢？你不是说有豹子来的话，一下子就能把它的脑袋砍下来吗？”叔叔故意问。

“伟伟不也在你的床边吗？”

“别挖苦！我没跟你们讲话。叔叔，让我到你的帐篷里去吧！”

“你想钻到我床底下来的话……”

“没关系，我带着毯子和枕头过去……”

“别过来。你就在那儿吧！你不是说你很勇敢吗？拿出点勇气来。对男子汉来说，胆怯就是一事无成，我相信你不会害怕。可能要下雨，看来明天中午以前不能出发了。我们去把柴禾收进来，别淋湿了，明天做午饭还要用呢，”

各人的床底下都塞满了柴禾。他们把火盆里的火吹旺，煮上咖啡，围着火盆坐下来。风渐渐小了，雷声却更近了。希科叔叔看着瓦蒂纽说：

“这么说，你有点害怕刮风罗？”

“害怕？我才不怕刮风呢！只不过担心大风会把帐篷刮走。要是我和你在一起，需要用到我的时候，我就能……”

“他想睡在叔叔床底下，原来为的是帮助叔叔！”内尔松又抓住了瓦蒂纽的把柄。

“内尔松，我已经说过，别挖苦我。我本来就不害怕。”瓦蒂纽辩解道。

“你确实不应该害怕，要明白，这是一种自然现象。风是由于大气失去了平衡而形成的。也就是说，由于高层和低层大气温度有差别引起的。热空气因比重变小而上升，使冷空气下降或沿地面平行方向移动，这样就形成了上升气流、下降气流或者和地面平行的气流，你们见过黑兀鹰成群飞行的情形吗？它们有时上升并不扇动翅膀”只是把翅膀伸展开来，让上升的气流把它们托上去。在没有这种气流的情况下，它们才扇动翅膀。有时，气流层温度相差太大，气流急速上升或下降就会形成暴风。有时，两股对流的气流急速相遇，就会产生我们大家熟悉的旋风，也叫龙卷风。两股气流相遇时速度越高，旋风的威力也就越大，它可以连根拔起大树，可以把城市变成废墟。西班牙人把这种风称为飓风。如果这种现象在海上发生，我们称它为‘龙吸’”

水’。旋风的形状好象一个漏斗，它的上端与云相连，下端与地面或者海面相接，看上去又象是一根擎天大柱。它的力量大得无法估计。别说是沙土、树叶和杂草，就是很重很重的东西也能被它卷上天空。

“好多年前，圣保罗州的沙文特斯市就曾遭到旋风的袭击。在报道这次浩劫时，当时的报纸称之为‘沙文特斯飓风’。在它经过的地方，所有房屋和树木都被摧毁，甚至刮得巴拉纳巴内马河附近的密林也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许多猪、羊、鸡、鸭，甚至牛马都被卷上天去，后来掉下来有的摔死，有的摔伤。报纸上还说当时有一辆装满木头的大牛车也被大风卷出二百多米外远处，龙卷风还能把铺地的大石头刮到空中……”希科叔叔刚想说下去，突然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紧接着便是一声巨响，两百米远处传来一棵大树给劈断的声音。这一声巨响吓得瓦蒂纽紧紧抓住叔叔的胳膊，两只惊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其他人也流露出不安的神情，谁也没有动窝。

“怎么回事，瓦蒂纽，你以为我是避雷针吗？”叔叔风趣地问他。

“喂，好象有一股什么味儿？”内尔松说。

“这是臭氧，是氧的同素异形体。等你们长大学了化学就会了解这种现象了。”

“那么，雷又是怎么回事呢？”

“天上的云彩有的带正电，有的带负电。当它们互不接触时，就不会发生什么事。但由于风的作用使它们接近到一定程度，就会因为放电而引起爆炸。它的爆炸声再传到其他云层或者高山上，就产生一系列的回声，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轰隆隆，轰隆隆的雷声。而闪电则是爆炸时产生的电火花。”

“那么云和云相遇放电时为什么有许多电火花会掉到地上来呢？”

“大地永远是阴极，这就是说它不带正电荷。暴雨来临，空气湿度很大，高空中的气温比较低，所以地面上的热空气不断上升。热空气上升到接近带正电的云层，就产生了电荷，这种电荷能使地面发生感应，使地面产生与云层性质相反的电荷。在地面上，树木是最容易吸引这些电荷的，容易把闪电拉过来。因此，暴风雨中，我们不应当在树下躲避，也不能和羊群、马群、猪群呆在一起，因为它们容易引起放电。”

解释完了，希科叔叔站起来说：

“看来，我们今天中午有鱼吃了，刚才我在闪电的时候，看见那棵拴着鱼线的树枝在摇动。”

孩子们兴奋地跟着他。强烈的手电光照着那棵树。果然，树枝在剧烈地摇动。大家高兴得叫喊起来。希科叔叔把手电筒交给内尔松，解下鱼线。几分钟里，他用尽全身力气，制服了那条拼命挣扎的大鱼。等它的脑袋靠近岸时，大家才认出来，那是一条大花鱼，鱼说什么也跑不了啦，因为它把整个鱼钩吞进了肚子。希科叔叔重新把鱼线拴在树上，准备天亮以后再收上来。

他们刚爬到岸上，赛尔索突然喊着朝帐篷跑去。瓦蒂纽大叫一声，转过身紧紧抱住叔叔，差点把他撞到河里。

原来有一只巨蟾被强烈的灯光照花了眼，爬在地上一动不动，内尔松抓起一根棍子要打，希科叔叔拦住他，并且按住了正要扑向那只怪物的伟伟。

“嗨，它不是有毒的吗？不是说它那白色的毒液喷到人的眼睛里，人就要变成瞎子吗？”内尔松问道。

“不过，”叔叔回答，“虽然它对人对别的动物有害，却对农作物大有好处。它可以捕捉害虫。再说，也并不是所有的蟾都有毒，只有我们看到的这种才是毒蟾。它的头部和背部的腺体里产生一种白色的毒液，要是压迫它的腺体，汁液可喷出五十厘米远。不过，这种汁液只有通过嘴、鼻、眼睛或胃的黏膜组织才会产生毒性，我们用手去摸它的背，没有什么危险。要是伟伟张嘴去咬它，那就完了。因为目前还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对付这种毒液呢。”

希科叔叔刚把蟾除毒性的知识讲完，雨点又密集起来。不一会就变成了瓢泼大雨。

后来，风停了，雨也小了，滴滴答答打在帐篷上，有板有眼，犹如催眠的乐曲，把孩子们带进了梦乡。“勇敢的”瓦蒂纽最先睡着，叔叔问他是否忘了把刀放在枕头旁边，他没有回答。

第四章

天空乌云密布，细雨濛濛。冰冷的水滴从树上掉下来，落到帐篷顶上，仿佛节奏鲜明的鼓点。早晨七点多钟了，孩子们谁也不想离开暖和的被窝。希科叔叔却兴致勃勃地喊道：

“怎么样，孩子们，咱们游泳去吧！”

“哎呀，这么冷还去游泳？”

“正是为了一天身体暖和我们才去游泳。你们记住，整个旅行中，冷水浴是我们天天早晨必须做的头一件事情。”

赛尔索一边换游泳裤，一边嘟囔：

“别的什么都好，没有什么说的，就是天还不亮从床上爬起来，还要到冷水里去游泳，也太……。再说，我们毕竟是在度假。度假嘛，就要尽情享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家里，我有时候不想起床，妈妈就说，‘快点起来吧，赛尔索，等放了暑假，你愿意睡到什么时候都行，就是躺到中午也行。’还有，家里洗澡用的是热水，这儿的水却冷得冰凉冰凉的。”说到这里，他朝河面望去，水面上漂着昨晚风吹来的浮草。他虽然用浴布裹着身体，还是直打着寒战，鼻子里不断呼出白花花的水气，好象抽烟喷出来的白烟。希科叔叔和内尔松慢慢走进水里。河水被昨晚一场暴雨搅得有些混浊，不过河底的沙子和石块还依稀可辨。赛尔索和瓦蒂纽站在岸边一块石头上，伸出手去试了试水温，禁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我的上帝，这么凉！”

奇怪，希科叔叔和内尔松用手捧水把他们泼得浑身稀湿，他们倒反而不害怕了，叔叔拿起一块小木头朝远处扔去，伟伟很不乐意地叼了回来。看来，它更愿意和孩子们一起去玩耍，对这种老掉牙的差使已经失去兴趣，它在叼回瓦蒂纽扔出去的另一个小木块之后，马上潜到水中，径直朝内尔松游去，在他身边露出头来。内尔松赶紧钻进水里，打算逃走。但是，来不及了，没等他潜入水底，伟伟已经再次潜入水中，咬住他的短裤，把他拉了上来，大家一阵哄笑，争先恐后去拥抱勇敢的伟伟。只有内尔松有点垂头丧气，不好意思地站在一边，捂住给伟伟撕破的裤子，当叔叔和小伙伴排好队让他带领做体操的时候，他光做那些面对他们的动作，不让撕破的口子露出来。做完操、喝过热水瓶里的咖啡，他们又高高兴兴地返回了营地。这时已经风停雨歇。太阳还偶尔透过云层窥视着大地。

大花鱼还活着。他们在它脖子上砍了一刀，然后开膛破肚。叔叔一边收拾鱼，一边给孩子们讲解：“象其他淡水无鳞鱼一样，花鱼属于鱼纲鲶属。它的俗名叫花鱼，因为它身上有许多黑色的斑纹，鱼鳍是银灰色的。这种鱼和那些有鳞鱼相反，几乎没有小鱼刺，肋刺又大又少，很容易跟肉分离出来。这种鱼肉很鲜美，脂肪层又厚。因此，不论是炖还是煎，都用不着放油。”

“要是我，就给它取名叫‘大头鱼’，因为人们看到它，第一个印象就是它的脑袋特别大。“你说的有道理，内尔松，这类鱼的脑袋都比较大，相当于身长的三分之一。”

大家离开河滩，准备回去点火炖鱼，走在前面的瓦蒂纽突然停住脚，指着放食物的架子说：

“看，一只猴子。”

原来那是一只可爱的小松鼠正大模大样坐在那儿，尾巴翘得高高的，嘴

里啃着昨天剩下的一块多拉杜鱼。看到有人来了，它也并不介意，“多好玩的小猴子呀！”瓦蒂纽说着伸手去抓，松鼠一蹦蹦到树上去了。

“这不是猴子。它是啮齿类动物，叫做松鼠。”叔叔解释道。

内尔松只用几分钟时间，就使帐篷里取出来的柴禾生着了火。他支上了水壶，准备煮咖啡，还拿来一口大锅准备炖花鱼。他们围坐在火堆旁边，谈论旅途中的种种趣事，不用说，头一个话题就是瓦蒂纽的落水。当然，瓦蒂纽也不会放过这个自我吹嘘的大好机会：

“即使伟伟不去找我，我自己也能出来，当时，我正顺着河水朝小船游。”

“别忘恩负义！要不是伟伟在你头一次露出水面时就咬住你，那就不知道是我还是内尔松要到水底下去找你了。”

听叔叔这么说，内尔松深情地转向身边的伟伟，可是，不等他伸手去抚摸，伟伟却先伸出了舌头，凑过去舔他的脸。这使内尔松很不高兴。他一把推开了伟伟，没好声气地说：

“你的名字取错了，你应该叫‘舔舔’……这条河太美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不宣传宣传它。城里那么多人过着贫穷的日子，圣保罗郊区，很多人只能住在草棚里或洋铁皮搭成的破屋里。他们该搬到这里来种玉米、大豆、水稻和蔬菜，还可以养鸡，那该多好呀！即使象我们这样也行，晚上放上鱼钩，第二天早晨就能捞到一条大鱼。”

“你说得有一定道理，内尔松，在这块肥美的土地上，只有懒汉才会受穷。可是，河流并不永远是那样。我们正好赶上鱼类觅食的季节。这个季节由于缺雨，水量减少，水位降低，于是才有鱼到这里来觅食和养精蓄锐。一旦雨季到来，河水泛滥，也就到了鱼类繁殖的季节，所以它们必须趁现在水少的时候长得又肥又大，以便有足够的力量在河水泛滥的激流和瀑布中长途迁徙。”

“它们干嘛要迁徙呢？”

“鱼要逆流而上。雌性鱼体年已满是鱼卵。如果在下流的瀑布、急流中产卵，水深流急，产下的卵很容易被冲走，那就很难繁殖。它们只能到上游去，到那些小溪、低洼地或者小湖泊中去产卵。那儿水草多，可以避免阳光直射，卵也不至于被冲走。在这种时候，它们就不再吃食。否则会吃掉自己产的卵或者已经孵化还不能独立生活的小鱼。在鱼类繁殖的季节，各种各样的鱼象杂技演员一样在激流中蹦啊，跳啊，奋力向上游游去。而身体弱小的只好自认晦气留在下面，不能繁殖。这就叫自然选择或者叫自然淘汰。”说到这里，希科又转了话题：“你们对蒂埃特河可能还不了解，尽管你们正沿着它旅行，我肯定你们不知道它的发源地，它的支流和它的终点。”

“我知道，叔叔！蒂埃特河发源于圣保罗旁边的贝尼亚……”瓦蒂纽抢先回答。

“你这个家伙可真蠢，瓦蒂纽，”内尔松说。

“你才蠢呢。你也不知道，我敢打赌！”

“我知道，先生！它发源于萨莱索勃里斯市的玛尔山，在‘清水河’庄园内。而且正因为河水清澈才取了蒂埃特这个美丽的名字。但是，在它流经圣保罗时，就被工厂的废水污染了，尽管这在法律上是不容许的，”

蒂埃特河为巴两圣保罗州的最大河流。

蒂埃特原为巴西一种非常美丽的鸟。

“你可真象个博士！”赛尔索连连夸奖内尔松道。

希科叔叔接过话头说，“蒂埃特河是圣保罗州最大的河流，全长一千一百二十公里，把圣保罗州辟成两半。开始它的走向是从东往西，但从圣保罗开始就转向西北，到最后从左边汇入汹涌澎湃的巴拉那河。以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它的支流和瀑布。走，去吃炖鱼！”

第五章

下午，太阳终于驱散了阴暗的帷幕，扫清了天上最后一缕云彩，温暖着昨夜一场大雨之后布满大小水洼的土地。孩子们都想赶快出发。

发动机响了，小船快速行驶，是啊，他们急于把下雨耽搁的时间夺回来。沿途水流湍急，暗礁密布，必须格外小心，两个小时以后，他们便到达蒂埃特市了。鳞次栉比的房屋集中在左岸，于是他们决定在左岸抛锚。小船吸引了不少好奇的人。伟伟蹲在船头不停地叫着，露出锋利的白牙，使得围观的人不敢靠近。伟伟被命令留下来看守小船，不用说，这很不合它的胃口，它头一个跳下船去，想跟在形影不离的朋友瓦蒂纽身边。不过，最终它还是留下了。它明白，这是自己的义务。只见它两条前腿趴在船帮上，昂着头，竖着耳朵，两眼盯着匆匆离去的伙伴们。在晶莹清澈的河水衬托下，它的身影显得更加威武。

“你们可以在城里转一转，我去买点东西。”希科叔叔说，“不过必须在十一点以前回到船上。”说完他刚要离去，瓦蒂纽却叫住了他：

“叔叔，叔叔！”

叔叔停住脚，躬下身子，瓦蒂纽把嘴凑到他耳边悄声说：

“果酱就剩一点儿啦……”

孩子们也上街买了些东西，还逛了美丽的街心花园。

到了预定时间，希科叔叔和两个搬运工扛着买来的东西回来了：一桶汽油，一桶食油，六听果酱和给伟伟吃的面粉。除此而外，还有六根钓鱼竿不一会儿，小船就把蒂埃特市抛在后头了，航行很顺利，于是他们打开新买来的果酱，这种果酱是用当地特产椴椴果制作的。

“太好吃了！”瓦蒂纽赞不绝口。

“早知道这么好吃，我们该多买一些。”赛尔索说。

“要是我知道这果酱这么好吃，起码买它一箱，给妈妈带回去。她可喜欢吃果酱啦。”

“就你惦记着她，内尔松？刚才我已经给她寄去了六箱。”

“哎呀，叔叔，你真好！”

船飞速前进。下午四点多钟，叔叔突然关掉发动机，让大家都坐坐好，不要乱动，然后拿起身边的鸟枪。原来有一对野鸭子正沿着左岸树林在离地面几米处朝这边飞来。它们看到小船又立刻向高空飞去，企图朝河心方向逃。可是已经晚了，叔叔手起枪响，两只野鸭直落水面。要不是孩子们及时按住，伟伟早想跳到水里去把它们叼回来啦。希科叔叔说这下可以换换口味，用不着老吃鱼了。说罢他把船开了过去，捞起了野鸭。

“你们看，在那片树林旁边的沙滩上扎营怎么样？我们可以钓些鱼，然后用刚买来的通心粉炖鸭肉，好不好？”叔叔问。

“好主意！”内尔松回答。

“又得搭帐篷刷锅洗碗。整天没完没了，真烦人！”赛尔索嘟哝着。

“在这次旅行中，我们要治治你的懒病。”叔叔严肃地说，“从今天起，你必须自己搭帐篷、支床、洗碗，还要为下一次出发做些准备工作。我早就

椴椴为蔷薇科植物。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果实秋季成熟，梨形或苹果形，黄色，味又甜又酸。可生食或制成蜜饯果酱。

对你不太满意了。我们到了巴拉勃尼塔，你就先坐火车回康比那斯去吧。”

“不，叔叔！让我继续这次有趣的旅行，我保证，一定好好干，行吗？”赛尔索哀求道。

“不要哭！我相信你并不是真懒。大家都说你懒，而你自己也竟对这种说法心安理得。这样的旅行，我们计划以后还要进行好多次呢，不过有一条，我只带那些热爱劳动、努力学习的人去。”

不等别人吩咐，赛尔索很快给野鸭褪了毛。叔叔和其他人搭好了帐篷，支好了床。篝火点燃了。大锅里炖着鸭块和杂碎，孩子们为此争执起来：

“我吃肚（du）子！”

“我要鸭肝！”

叔叔说：“我不吃那些东西，只吃通心粉炖鸭肉。我给你们每人都准备了鱼具，去钓鱼吧！鸭肉到晚上九点才能炖熟，是为明天中午准备的。从现在起，我们不再专门做午饭了。宿营时就把第二天的午饭准备好。”

他们带着鱼竿来到河边，先向河里洒了一些面粉把鱼儿吸引到水面上来，然后放线钓鱼。不一会儿，就有几条鱼上钩了。孩子们高兴地喊了起来：

“看哪，这条鱼真大呀！”

“我的更大，鱼竿都压弯了！”

“喂，叔叔快来帮忙！好象又是一条多拉杜鱼。”

“不！这条鱼并不大，”叔叔说，“因为鱼竿软，看上去好象钓到了大鱼，”

天黑下来，孩子们才吃上又鲜又嫩的煎鱼。九点钟，鸭肉也炖得差不多了。叔叔往锅里加了些佐料。

孩子们围坐在火堆旁。欢乐使他们的脸蛋在火光映照下显得更加红润。伟伟的饭还没好。它的晚餐是木薯粉和一些味道并不鲜美的小鱼。瓦蒂纽不时扔给它一些鱼肉，它吃得很快，还没看清它张嘴，鱼肉就不见了。瓦蒂纽每仍给它一块肉，就赶快抬起胳膊挡住脸，不让伟伟表示感谢伸出舌头来舔。

“喂，伙伴们，怎么回事？饿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啦？”

“不，叔叔！我在计算还剩下多少天假期。这种生活多么愉快，我简直不想回去了。”

“难道连学校也不想回去啦……”内尔松插道。

“行了，内尔松！你别假装正经。你就不喜欢这儿？”赛尔索反问道。

“喜欢，非常喜欢。”内尔松回答，“和大自然在一起是一种享受。以后我每个假期都要出来旅行。正因为这样，我才想当一名地理学家，走遍我们巴西美丽辽阔的土地。”

“我也去！”

“去哪儿呀，瓦蒂纽？”叔叔问。

“我要带着伟伟跟内尔松一起去。我可以帮他搭帐篷、生火、钓鱼。哦，我想起来了，还得带上猎枪和手枪，对付可能遇到的豹子……”

他们一边说，一边收拾餐具。不一会儿，咖啡也煮好了。内尔松又想起一件事儿。

“为什么蒂埃特河又叫‘远征’河呀？”

希科停顿了片刻回答说：

“据说第一次沿蒂埃特河远征是在一五六一年。当时这条河的名字叫阿

宁比河。参加那次远征的有圣保罗市的创建人安谢达。那时，这一带有三百多个村落，住着三万个印第安人。圣保罗的第一批远征者到这里来是为了抓印第安人，把他们卖到床园里去当奴隶……”

“他们太残忍了！印第安人并不是黑人……”内尔松说。

“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奴隶制对穷人来说都是一种残忍的制度，对实行它的人来说更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好在巴西终于在自己的旗帜上抹去了这个污点，那是在……”说到这里，希科叔叔问，“喂，谁知道巴西是在什么时候废除奴隶制的？赛尔索，你来说说看。”

“是伊莎贝尔公主摄政的一八八八年五月十三日……”

“完全正确，你很聪明，记忆力也很好。唯一的缺点是在学习上缺乏钻研精神，不然的话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学生，我相信你从下学年起会好起来……”说到这里，叔叔又回到原来的话题，“起初，远征只是为了抓印第安人。后来他们在马托·格罗索发现了金矿。关于以后的事情下次再讲。现在已经九点了，该去睡觉了，明天一早还要赶路。你们先去砍些树枝来，夜里添火要用的。”

孩子们去砍柴了。明亮的月光下，瓦蒂纽跑在最前面，急于试试小斧子是不是锋利。伟伟叫着跳着跟在他身后。希科不相信孩子们的小斧子能砍到足够的木柴，所以到船上去取他的大斧子了。

希科正往回走，突然听到伟伟在和什么东西在厮打，吓了一跳。他又听到瓦蒂纽在拼命喊叫，又见内尔松打着手势让瓦蒂纽放开伟伟向后退。他急忙跑过去，只见狗的一只耳朵被毒蛇咬伤了，而蛇也被狗咬死了。赛尔索吓得说不出话来，脸色蜡黄。瓦蒂纽哭着，搂着狗的脖子，抚摸着它由于中毒而开始肿大的脑袋。

“它还能走，赶快带它回帐篷去。”叔叔对内尔松交代一下，便匆匆回去取药箱了。

狗倒在地上，脑袋越肿越大，浑身哆嗦着，鼻子里也流出血来了。

瓦蒂纽把狗的脑袋搂在怀里，用手绢擦着它鼻子上的鲜血，伤心地哭了。

西班牙耶稣会成员，出身于西班牙贵族家庭。后为巴西教会创始人，曾多次深入巴西内地在印第安土著人中传教。

伊莎贝尔公主（1846—1921）为巴西国王彼得二世的女儿。曾三次摄政。她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并宣布废除了奴隶制。

第六章

毒液蔓延得很快。几分钟以后，伟伟的脑袋肿得有原来的两倍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它的耳朵、嘴巴、眼睛和鼻子都在不断地淌血，最后它躺下不动了。

孩子们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抬到火堆旁边。瓦蒂纽托着伟伟的脑袋在伤心地抽噎。希科叔叔已经把六十毫升的抗毒血清抽入注射器，在孩子们急切的注视下把三分之一的药剂注入伤口附近。然后又在后腿上找到一根明显的静脉血管，把剩余的血清全部注射了进去。他说需要给伟伟盖点儿东西。孩子们争先恐后跑去拿自己的毯子。希科却只让拿他自己的毯子，说他习惯于不盖东西睡觉。

大家轻轻给狗盖上了毯子，瓦蒂纽还把两只空口袋搭在它露出在毯子外面的腿上。

“叔叔，它能好吗？”内尔松问道。

“会好的，”叔叔笑着对大家说，“我们抢救得很及时。再迟一刻钟的话，这条狗就完了。这种毒蛇非常厉害，它注入伟伟体内的毒液足以毒死一头比它重三十倍的大牛。体重越轻，需要的抗毒药量就越大。”

“你们看，它的呼吸比刚才好些了，也不流血了。”内尔松说。

孩子们面露喜色，激动地上去抱住叔叔：

“要不是叔叔，可爱的伟伟就没命了。”

“这不是我的功劳，要归功于著名的巴西人维道尔·布拉西。是他在巴西首先制成抗毒血清，救活了成千上万的人。”

孩子们蹦起来高呼：

“布拉西万岁！”

“希科叔叔万岁！”

孩子们手拉手高兴地蹦着、喊着。希科叔叔出去把那条死蛇拖了回来。蛇身有一米半长、象手腕那么粗细，蛇的脖子快被狗咬断了，不过它那三角形的脑袋还相当完整。叔叔用一根小树枝拨开蛇的嘴巴，露出两颗大毒牙。

“伟伟要是被它缠住肯定会被勒死的。”

“不会的，赛尔索。毒蛇一般是不缠动物的。它们只用毒液来伤害其他动物。只有那些无毒蛇才用本身巨大的收缩力作为防御手段。”叔叔解释道。

“那么，怎样去区别毒蛇和无毒蛇呢？”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识别它们：毒蛇头大颈细、象长矛的铁头。头上身上的鳞片没有什么两样。和无毒蛇比较，毒蛇的眼睛来得小；从外观上看，毒蛇的鳞片没有光泽，尾巴又短又细，无毒蛇的尾巴长，渐渐变细，好象老鼠尾巴。”

“今天我不去睡觉了。我要在这儿陪着伟伟。”瓦蒂纽说。

“用不着。再说，用不了一个小时，你就会打盹，你这个小瞌睡虫。”叔叔表示不同意。

半夜时分，希科叔叔起来给火堆添上几根木柴，看来狗已经脱离危险，希科伸手去摸它，它甚至想站起身来。希科按住了它，轻轻说：

巴西的医生和科学家。1865年出生于米纳斯州，先在里约热内卢学习医学，后到欧洲进修。回国后致力于抗毒血清研究工作，制成多种有效的抗毒药物。

“安静点，老伙计！让毒蛇亲一下吻有多可怕！你的脑袋现在还肿得厉害。明天这个时候才会好一些。不过，伤口还得继续治疗。”

他端来一盆加糖马蒂茶，伟伟喝了有半公升。希科揭掉盖在伟伟身上的毯子，把口袋垫在它身子下边。伟伟爬起来走了几圈来到瓦蒂纽床前，要象征常一样用舌头去舔他，叔叔却没有让它把孩子弄醒。

天还不亮，鸟儿就在树林里唱了起来。头一个醒来的是瓦蒂纽。他高兴地喊道：

“叔叔，伟伟好啦！它把我舔醒了。”

“别嚷嚷，瓦蒂纽！”赛尔索埋怨说。

“睡了九个小时，也该起床了。你们先去洗澡，然后拆掉帐篷。我去打两只鸟晚上吃。中午我们吃鱼，昨天晚上就已经把鱼钩布置好了！”叔叔吩咐大家说。

“我带上枪和你一块儿去好吗？”

“不，内尔松。我一个人可以用哨声吸引它们。你在这儿看着小伙伴们和伟伟，别让他们跟着我。”

叔叔走进树林模仿鸟叫吹起了口哨。引得好几处鸟儿都叫了起来。他向最近的一群鸟走过去。只听得叔叔的口哨和鸟叫在互相呼应。不久就传来了一声枪响。

过了一会儿，又传来口哨声和鸟叫声，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叔叔提着两只肥鸟回来了，孩子们高兴地拥上去掂了掂它们的份量。

“大得简直象秃尾巴小鸡。”

“够吃吗？为什么不多打几只？”

“足够了。这种鸟得和大米棕叶一起炖着吃。吃完早饭我去砍倒一棵棕榈树弄些棕叶。”

“好，我们先去洗澡！”内尔松喊。

只有叔叔和内尔松跳进水里。两个小家伙只是站在河边用水杯往身上浇些冷水，他们说这是“瓢浴”。

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他们就开船启航了。一个多星期的旅行，使孩子们的皮肤已经晒得黑黝黝的，他们天天都睡九、十个小时，因此精神非常饱满。冷水浴治好了赛尔索的气管炎，原来苍白的面孔变得十分红润。他已经再也不怕冷水了。希科高兴地说：

“等我们回到家里，妈妈看到你们一定会高高兴兴地对我说：‘希科，你可真是神仙呀。’”

快到中午了，叔叔把船靠到左岸，说他要绕过那片树林去察看一下下游的险滩，他吩咐内尔松一下船就去煎鱼。

第七章

突然，船上小伙伴们焦急的喊声把内尔松吓了一跳。

“内尔松，快来呀！”

“我们被冲走了！”

内尔松飞步跑到河边，只见小船顺着水流向下游冲去。船上的小伙伴们正在拼命招手呼救。内尔松大声叫嚷让他们抛下铁锚，他俩照办了。谁知水深流急，船锚探不到河底。内尔松急忙脱下衣服跳进水里，拼命划动双臂朝小船游去。可是，船轻流急，他哪里追得上？他只好又游回来，累得连上岸的力气都没有，亏得抓住了岸边的一棵树枝，才没让水冲走。这时小船遇到了旋涡，打起转来，不再前进。内尔松艰难地爬上岸去，眼睁睁看着不停呼喊的小伙伴们束手无策，小船又冲出了旋涡，漂出去一百多米远，幸好船锚钩住河底的石块，才停住了。

内尔松喊叔叔，却没有回音。恰巧，伟伟回来了，它一眼看见船上着急的小伙伴便要往河里跳。内尔松突然心里一亮，喝住伟伟，把它带回营地，给它套了个救生圈，拿出两根一百五十米长的绳子，带着伟伟游到离船两百米处靠近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一开始，伟伟对这种游泳方法觉得很别扭——它不习惯救生圈的浮力——，但很快就适应了，游得象在陆地上奔跑一样快。内尔松让伟伟在石头上休息一下，把两根绳子接好。船上的孩子不再叫喊，急切地望着大哥哥奇怪的举动。内尔松理好绳子，把一端系在伟伟脖子上，让它朝小船游去。船上的孩子们激动地叫了起来：

“伟伟，加油！往这儿游！”

为了防止绳子缠住伟伟的腿，内尔松一直把绳子拉得紧紧的。狗拼命游着，游着。好！靠近了！可是，不管伟伟怎样舍死忘生，怎样奋力和旋涡搏斗，还是登不上小船。内尔松只得象放风筝一样松松绳子，让伟伟超过小船游到小船另一侧四、五米的地方，接着再用力往回一拉。成功了！伟伟靠近了船帮。孩子们亲亲热热招呼它：

“好，伟伟！”

“伟伟，快往这儿来！”

伟伟的前爪刚一搭上船帮，两个孩子就一齐往上拉，小船一个摇晃，差点翻到河里。他们高兴地拥抱它，完全忘了他们还没有脱离险境。哗哗的水声淹没了说话的声音，内尔松只好用手势指挥小伙伴把绳子拴到船头的铁环上，把船锚拉起来。

内尔松使尽全身力气拉着绳子，他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生怕绳子会拉断。直到小船终于停在内尔松面前时，他才心里暗暗念了一句：“上帝保佑！”

小伙伴们和伟伟一起跳上了礁石，激动得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在伟伟带着绳子下水时，希科已经来到岸边，他看到内尔松在营救小船，内心也非常焦急，不过他深信内尔松的方法十分可靠。

孩子们开动马达，内尔松驾驶着小船驶向岸边。叔叔抓住绳索把船拴到一棵大树上。孩子们低着头下了船，谁也不敢看他一眼。叔叔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握住内尔松的手，拍拍他的肩膀仔细地打量着他。他那庄重的神情中带着亲切的赞许。

吃过午饭，赛尔索走到叔叔身边，低着头，避开叔叔的眼光，喃喃地说：

“叔叔，原谅我。因为小鱼在前面直蹦，我想靠近一点，就解开了缆绳。没想到后来忘了重新拴好……”

瓦蒂纽惊讶地看着赛尔索，刚想说什么，看到内尔松在对他使眼色，示意他不要讲话，这才把话咽了回去，希科看出其中必有文章，便把目光转向瓦蒂纽。瓦蒂纽摸摸脸，搔搔头，不知所措地望着火堆。过了一会儿，他果断地站起来，望着叔叔说：

“绳子是我解开的。赛尔索这么说是为我开脱。我，我……”瓦蒂纽哭着走过去紧紧抱住了赛尔索。

希科搂住两个孩子说：

“我为你们感到高兴。你们都表现得很好，很诚实、很勇敢，遇到困难的时候都很积极主动。内尔松想出了最好的办法让你们脱离危险。你，赛尔索，明知是小弟弟的过错，照顾他年纪小。自己承担了责任，这些都很可贵。小弟弟敢于承认错误也同样很可贵。”

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伟伟在旁边也高兴得又蹦又跳，接着，叔叔吩咐：

“现在这样办：咱们把船开到离险滩一百米远的地方，把东西卸到岸上，搬到下游去，然后我驾船通过激流。不然的话有翻船的危险。船吃水浅一些可以避免触礁。”

“吃水？船也能吃水？”瓦蒂纽问。

“吃水是指船身入水的深度。所载的物体重量越大吃水越深，也就是说，船身入水的部分越多。”叔叔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小船沿着河岸向下游驶去。哗哗的水声越来越响。河水在阳光下发发出耀眼的银光。小船稳稳当当停在小树林前的岸边，他们把船上的东西全都搬到岸上。

希科一个人登上了船。马达响了，小船慢慢地在礁石中间绕行。孩子们惊奇地看着叔叔稳稳操纵着小船，谁也不相信有什么危险。

“我真不明白叔叔为什么不带我们去。已经过了那么多险滩了，什么事儿也没出呀！”赛尔索说。

“可不是嘛，你看小船一颠一颠，忽上忽下，多有意思！要是我们也在船上该多好！”瓦蒂纽补充着。

“别嚷了！没看见希科叔叔很危险吗？他现在虽然挂的倒挡，但小船还是在向前滑。水流的力量比马达的力量还大呢！”

内尔松喊道。

河床中间，一块巨大的礁石把水流分为两股。叔叔操纵小船顺势沿左边水道下滑，速度越来越快。内尔松意识到情况危险，紧张地注视着叔叔的一举一动。更吓人的是希科猛地站起身来：前方一百米远处两股水流又汇在一起，形成一个大旋涡。

要是能过这一关，就万无一失了。希科竭尽全力保持船头笔直向前，但没有成功，小船横过来了。突然，船头往上一翘，象是一匹烈马就要腾空跃起。糟糕，晚啦！小船已经无法控制，一下子撞在礁石上。船翻了，叔叔给甩在河里，孩子们一片喊叫，跑下了河堤。赛尔索和瓦蒂纽一边叫一边大声啼哭：内尔松也面色苍白，双唇紧闭，紧张得连呼吸都快停止了。

当希科从旋涡中出现时，船已冲出了五十多米远。他挥动着双臂拼命向小船游去。只见小船尾部沉在水里，船头翘出水面，飞快地向前冲去，离叔

叔越来越远。

希科叔叔并没有灰心。他在水中抓住了拖在船后以备急用的绳子。谁知河道在那里突然拐了弯，叔叔和小船都不见了。两个弟弟使劲地哭喊着，内尔松不得不大声制止他们：

“哭有什么用？走，我们快到拐弯的地方去，在那儿兴许能找到叔叔。总会有办法的。”

“就我们能行吗？”弟弟问。

“就我们？我们不是三个人吗？可希科叔叔呢？就他一个人呀！”

“可怜的叔叔，肯定全身都湿透了，又没有吃的，怎么过夜？”

“不要紧，他带着手枪，还有一个密封的小筒，里面有火柴。只要能让船停住，他会把船翻过来，把水倒干净的。可惜，马达肯定进了水，不能再使用，叔叔又没有带工具。走吧，我们沿着河岸走，带上刀和猎枪。”

天快黑了，一片竹林挡住了去路。竹林象一堵墙从河边一直伸向密林深处。

“现在怎么办？”

“只好趁天还没黑返回驻地过夜。”

离开竹林之前，孩子们再一次呼唤叔叔，然后把双手挡在耳朵后面等待回音。

什么回音都没有。

第八章

孩子们精疲力尽，一躺下就睡着了。清晨，内尔松头一个醒来，走到河边望望天空。星星渐渐消失，东方泛起了鱼肚白。

头天晚上他最后一个睡着。叔叔不在，他必须考虑他们的处境，担负起大哥哥的责任。现在，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回到帐篷拍拍小弟弟们的肩膀，轻轻唤醒他们：

“快醒醒！我们还有好多事儿要干呢！你们忘了叔叔啦？他一个人在树林里，没有床，也没有咖啡，一定在盼望我们去呢！”

“叔叔真可怜。”赛尔索说。

“现在不是表示怜悯的时候。我们应该干起来。吃完饭咱们到昨天那个竹林子里去砍竹子，做一个筏子，乘筏子去找叔叔。咱们先把咖啡煮好，装在保温瓶里，再带上昨天煎好的鱼在路上吃，咱们先把东西整理好放在这里，等扎好筏子再回来搬。”

五个小时以后，一个五米长三米宽的竹筏做成了。筏子由横竖交叉的两层竹竿扎成，既结实浮力又大。他们用两根五米长的竹竿作篙，用另一根竹竿支在筏尾当舵，又把一块十多公斤的石头用双股粗绳捆住，系在另一端代替铁锚，他们把行李搬到筏中间安放停当，由瓦蒂纽掌舵，内尔松和赛尔索把竹篙往岸上一顶，又大又重的竹筏便顺着水流稳稳向前驶去。

三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发现小船和叔叔的踪影。竹筏经过右侧一个河口，那里两条河水又汇在一起，因此河道突然宽到八百多米。巨大的水流把筏子冲到河的左岸。瓦蒂纽急忙撑住舵，想把筏子稳在河中间。内尔松拦住他，说还是让筏子顺水冲到左岸去的好，叔叔经过这儿，肯定也会被这股水流冲向左岸的。看来，叔叔不会离得太远了，说着他双手合成喇叭朝河岸上喊叫起来。

根据太阳的位置判断，这时至少已是下午三点光景。他们已经航行了足足五个小时。内尔松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叔叔是不是会遭到什么不幸。但是，为了不引起弟弟们的惊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赛尔索也显得非常勤快，在一刻不停地划动着竹篙。

“我饿了……”瓦蒂纽说。

“我也……”赛尔索附和道。

“咱们把竹筏停在岸边，先吃一点儿煎鱼吧！”内尔松说，“我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钓一条鱼，留到晚上或明天中午吃。”说完，他就下了几个鱼钩。

刚刚吃完饭，筏子猛地一颠，差点没把他们甩进河里。筏子转了个圈，象是被什么东西牵着一样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速度前进，孩子们先是惊恐，转而又高兴起来：

“我们又有马达了！”

“一定是一条大鱼上了钩。这下可好了！它拖着我们走。多有意思。大鱼呀，你可千万别往回游。”内尔松说。

筏子急驶了二、三百米，来到了深水区。这里水流平稳，筏子停了下来。

“逃走了？！”

“真可惜！它拖着我们走多好呀！”

“逃不走。它正在水下休息呢！我们让它歇一会儿，然后拉一下绳子它

就会再拖着我们走的，”内尔松语气十分肯定地说。

因筏子的颠簸显得不安的伟伟眺望着河岸。忽然它摇着尾巴轻轻地叫了起来。一开头，孩子们只顾那条鱼，没有注意到伟伟的动静。过了一会儿，伟伟的声音越来越大，显然是一种高兴的狂叫。孩子们回过头来往岸上一望，两百米以外，希科正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朝他们挥手呢。

“叔叔，希科叔叔！”

赛尔索和瓦蒂纽流下了眼泪，他们拼命地跳着、喊着，一点儿也不顾忌狂蹦乱跳会把筏子都踩散的。伟伟狂叫着要跳下水去，孩子们好不容易才按住它。

孩子们这么一跳却惊动了鱼钩上的鱼。它又拖着筏子急速向前驶去，把叔叔甩在后面一百多米。孩子们没有注意到，在筏子经过叔叔面前时，伟伟已经跳入水中，向叔叔游去。他们只看见伟伟把前爪趴在叔叔的肩膀上，叔叔用一只胳膊搂着它。他的另一只胳膊却吊在衬衣上撕下来的布条上。内尔松拽了一下鱼线，那条大鱼向后退了退，然后又转过头向希科所在的方向游去。快到岸边，筏子朝一棵树驶去，孩子们顺势抓住了树枝。这里的水很深，大鱼又潜入水下。内尔松趁机把鱼线拴在弯弯曲曲却十分结实的树干上。孩子们跳上岸，喊着扑向叔叔：

“叔叔！”

“啊，叔叔！我以为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我也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是又在一起了吗？”叔叔说。

他们互相拥抱着，连伟伟也高兴地把前爪搭在瓦蒂纽的后背上，不时舔着他的后脑勺，汪汪直叫。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叔叔挂在胸前的胳膊。

“你的手怎么了？弄破了？”

“叔叔，你精神不好，脸色苍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急流中我的手受了伤，流了不少血，伤口也感染了，整晚都在发烧，现在还烧着呢！”

一会儿，内尔松从筏子上拿来了药箱，又从热水瓶里倒了一杯咖啡。他先让叔叔吃了两片药，然后用双氧水清洗了伤口，敷上消炎粉，贴上橡皮膏，缠上绷带，叔叔高兴地问。“你真象一个有经验的老护士，是从哪儿学来的？”

“读初一那年我参加过集训，护理是其中一个科目。你难道忘了？”内尔松回答。

“现在我感到好些了，甚至还想吃点东西。有什么可吃的吗？从昨天起我还没有吃过东西呢！”

“我们给你带来煎鱼，这是我们昨天钓的。有咖啡，还有两罐榲桲果酱。”

“榲桲果酱？”

“那是我藏起来的，准备没有东西的时候再吃。”瓦蒂纽说。

“……”

“我现在好多了，刚才没有力气大概是因为太饿了。走，我们去把那条鲟鱼拉上来。那还得费好大劲儿才行呢！”

“你怎么知道是鲟鱼？”

“哎呀，赛尔索，你难道不知道只有这种鲟鱼属鱼类才有力量拖得动这么重的筏子吗？你们先去准备两根一尺长的木棍绑在绳子上，免得拽它时绳子划破手。我们把绳子的一头拴在树杈上。注意，得拴在那个有韧性的树杈

上。”

鲶鱼很不老实，拼命地挣扎，叔叔真有远见，要是树枝韧性不够，肯定会折断的。三个孩子把绳子搭在肩上使劲往上拉。鱼的脑袋刚一露出水面，叔叔就立即朝它开了一枪。他们用了十分钟才把这条足足有一米半长、八十多公斤重的大鲶鱼拖到了筏子上。

第九章

孩子们找到了叔叔，又捕到了大鲶鱼，沉浸在欢乐之中，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孩子们大吃一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瓦蒂纽吓得偎依到叔叔的身边，瞪着两只大眼睛，声音颤抖地问：

“那是什么声音？”

“可能是只水怪！你害怕啦？你的刀呢？”叔叔故意逗逗瓦蒂纽。

“别开玩笑，叔叔！”

“看，它来了。这是索罗加班纳航运公司最大的轮船‘索萨罗斯号’。”轮船从对面的河道进入蒂埃特河，在竹筏附近抛了锚。

船员和乘客们好奇地打量着孩子们，盯着那条面目可憎的鲶鱼。一个船员问他们是否愿意出卖那条鱼。赛尔索抢在希科前面，昂着头气鼓鼓回答道：

“我们又不是鱼贩子！”

可是叔叔却真的做起买卖来了，用鲶鱼换了两听汽油，四听食用油，两个大面包和两听番石榴果酱。换来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孩子们对这伙人的反感。只有内尔松想得更多，他问道：

“叔叔，那我们吃什么呀？伟伟才吃了一点鱼，还是昨天剩下的。”

“我还饿着呢！”瓦蒂纽随声附和。

“鱼你难道还没吃厌？”叔叔问道，

“谁说我吃厌啦？”

“我也没有吃厌。不过我更喜欢吃烤肉，哪怕能吃上一小块也是好的。”赛尔索说。

“所以嘛，今天我们就不吃鱼啦。今天晚餐有烤河狸和肉粥。”叔叔说。

“河狸？”孩子们惊奇地问道，

“你们往船上看。”叔叔指着河边的小船说。

船舱里，树枝下面盖着一只河狸。显然，那些树枝是用来遮挡太阳和苍蝇的，孩子们问：

“那是什么时候打的呀？”

“昨天下半夜，我的手疼得厉害，又在发烧，再加上心里惦记你们，怎么也睡不着。天刚亮，我听到有什么东西从河边朝窝棚走来。我蹲下一看，原来是只河狸。我伸手从身边树叶堆里抽出枪来。那东西听到声音，停了一下。我正好趁机进行瞄准，开枪打中了它。内尔松，你剥皮可要小心，它的皮非常好看，有白色的斑点和条纹，别弄破了。”

内尔松给河狸剥了皮，又把肉剁成了小块放进锅里，周围找不到石头，只好用三根木棍支起架子把锅吊在上面。

他们把一锅煮好的木薯粉端下来凉着，一边用棕叶炖肉，一边听叔叔讲述他的这段经历：

“船翻的时候，我的左手被挤在船帮和石头中间，感得一阵钻心的疼痛，骨头也好像给挤断了。后来我发现手还是完好的，还可以游泳。正如你们所看见的那样，我当时拉住了拴在船尾上的绳子，给急流冲出了险滩。由于发动机重量很大，船的一头沉在水里。我想把它推到岸边，没有成功。几次向

河狸：哺乳纲，河狸鼠科。头大，耳短而小，趾间有蹼，体灰褐色。产于南美。毛皮优良，肉供食用。具有水陆两栖的特性。

岸边靠近去都被旋涡冲了回来。我灰心了，在水里漂了五个小时。真累呀！直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经过河中央一处浅滩，我的脚才探到了河底……”

“浅滩？什么浅滩？”瓦蒂纽插嘴。

“浅滩就是水流平缓，水特别浅的地方。”叔叔接着说，“我休息了几分钟、把船头推在两块礁石中间，调整了马达的位置、因此没费多大劲儿就使船保持了平衡。然后我用一只手把船里的水舀干净，把马达装好，开着船向岸边驶去。在那儿，遇到一股强大的水流——就是把你们的筏子冲过来的那股水流——这样，我就到了这儿。上岸以后，我赶忙脱下衣服晾在树枝上，可是那时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幸亏火柴保管得好，我就生火烘干了衣服，烤暖了身子。后来我又用棕榈叶搭了这个窝棚。我当时饿极了，去找野果树。我拣了三、四个掉在树下边被河狸啃过的野果尝了尝，觉得还很好吃。后来又看到一棵蒲桃树，果子都熟透了，我真想摘些来充饥，可是树很高，手上伤口又痛，爬不上去。掉在地上的又都是给虫和鸟咬过的……”

“蒲桃树在哪儿？我去摘！”内尔松说。

“明天再去吧！现在晚了。晚饭也快好了。”叔叔说到这里，看到内尔松拿出两个药瓶，便问道：

“这是什么，内尔松？”

“两小瓶碳酸氢钠。你吃过药已经有三个小时了，应该每隔三小时吃一次，直到炎症消失为止。”

“我差不多好了。不发烧了，头也不疼了，想吃东西。”

“睡觉以前还得换一次药，用不了几天伤口就会结痂。”

蒲桃为桃金娘科常绿乔木。果实为浆果，球形成卵形，淡绿色或淡黄色，果供生食或制成蜜饯果酱。

第十章

凌晨，天还没亮，希科就被伟伟的叫声惊醒。他起身用手电筒一照，眼前出现一个有趣的场面。

河边，伟伟和一条鳄鱼对峙着。伟伟向前扑了几米，鳄鱼则张着大嘴，两条前腿支撑着身子，锋利的牙齿在手电筒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可怕。希科喊伟伟回来，可它硬是不听，想要绕到后面去袭击鳄鱼。希科趁它从自己身旁溜过去的时候，抓住了它的项圈。他知道，狗同鳄鱼打起来，决不是鳄鱼的对头。狗牙虽然锋利，对鳄鱼说来却算不了什么，伟伟肯定会被鳄鱼击败，甚至脊梁骨给鳄鱼尾巴抽断也有可能。

叔叔弯下身子拉住伟伟，手电筒的光柱从鳄鱼身上移了开去。鳄鱼趁机朝河里爬去。内尔松连忙用手电筒照住它，照得它无法行动。与此同时，一支猎枪沿着光柱在指向鳄鱼。

“趁它没有钻到水里，快开枪！要不就给它跑了。”叔叔喊道。

一声清脆的枪响过后，四周寂静无声。伟伟一阵狂叫冲上前去，可是鳄鱼坚硬的鳞甲使它无法下嘴。

两个小伙伴醒来了。赛尔索跪在床上奇怪地问。

“出了什么事？”

瓦蒂纽赶紧爬到叔叔床上，从这里他才看到给两支手电照着的鳄鱼，伟伟还在咬它。瓦蒂纽着了急连忙喊道：

“伟伟，快回来！它会咬你的。叔叔，快开枪！快打死那个怪物。”

“开枪没有用，瓦蒂纽！”叔叔有意试试他的胆量，“子弹打不进它的护身甲，必须砍下他的脑袋。去试试你的刀吧！刀在哪儿？快拿来！”

“赛尔索，劳驾，把我枕头底下的刀拿来。”瓦蒂纽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地说。

“现在该看看你的勇气了。”小哥哥把刀递了过去。

瓦蒂纽假装着没听见，把刀递给叔叔：

“叔叔，给！你力气比我大！”

“不，我想试试你的胆量。”叔叔回答，“你不是经常说要用刀砍下豹子的脑袋吗？现在先砍鳄鱼吧！去悄悄接近它，照准它的脖子用力一砍。快去！别犹豫，要不它会爬过来的。”他一边说，一边推瓦蒂纽的肩膀。

“放开我，叔叔！别跟我开玩笑！”

“嘿，我们的勇士怎么哭鼻子啦？”

“你们怎么不去？刀就在这儿。”

他想要把刀递给赛尔索，可赛尔索谦虚地拒绝了：“我不行。再说，这把刀是你的。”

“那就让我去吧！”内尔松替瓦蒂纽解了围。他拿起刀走到鳄鱼身旁，朝它的头部猛砍几下，然后回头招呼瓦蒂纽：“可以来了，它已经死了。”

瓦蒂纽等赛尔索先走过去，看分明他踩在鳄鱼背上，才敢向前挪动，伸出脚去踢踢鳄鱼试探试探，一副随时准备退缩的架势。等到他确认鳄鱼真的已经死了，突然“勇敢”起来，站到鳄鱼背上，挥刀在鳄鱼脑袋上连砍几下，喊道：

“现在行了，完全死了，是我亲手把它打死的。”

伟伟使劲地又啃又咬鳄鱼的后爪，瓦蒂纽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鳄鱼身

上，竟然没有发现哥哥和叔叔都已走了开去。天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亮了。这时，瓦蒂纽才想起该回去了。他刚走出四、五步远，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鳄鱼突然张开大口，尾巴哗哗甩了两下朝河里爬去，扑通一声钻进了水里。伟伟让鳄鱼尾巴扫了一下，一直滚到瓦蒂纽身边，把他撞了个仰面朝天。伟伟汪汪地叫着向堤上狂奔，倒在地上的瓦蒂纽爬了几下，一骨碌爬起来惊叫着朝叔叔扑去：

“叔叔，救命呀！”

他一把抱住叔叔哭起来。叔叔说刚才确实很危险，接着他又对这种现象作了解释：

“鳄鱼这种动物，只要没有伤着心脏，即使受到致命打击，它也会苏醒过来。这时它虽然已经不能支配自己的动作，但是它还要垂死挣扎，拼命朝水里钻，最后呛水淹死。它挣扎的时候，甩起尾巴来还能把人的腿骨抽断，就象刚才一样。这种机械性反应动作是冷血动物特有的。蛇和龟也是这样。龟头砍掉以后还能爬行一阵。即使揭掉甲盖骨，它的肌肉还会抽动呢。”

天大亮了，大家准备下河去洗澡，叔叔突然问瓦蒂纽：

“你把刀丢在哪里？”

“扔在河边吧？”内尔松插嘴说。

“不！一定是给鳄鱼带走了。它张开大嘴想要咬我，我把刀插进它的喉咙，它一下子咬住了刀。现在大概在水底下，也许已经把刀吞进了肚子。”

“我相信绝不会有这种事。快去找回来！”叔叔命令他说。

瓦蒂纽满心不愿意，又不敢违拗叔叔的命令，只得慢吞吞朝前走，一路在四周仔细搜索，看样子倒象在寻找一根丢失的针。

他才走到河边站住脚，突然又转身跑了回来，紧紧搂住叔叔。内尔松端着枪奔到河边：

“怎么回事？我怎么什么也看见？”

瓦蒂纽指着河面结结巴巴说：

“鳄……鳄……鳄鱼！”

除了瓦蒂纽，其他人都跑到河边去，只见在不很深的水里，鳄鱼早已肚皮朝天，淹死了。大家哄笑起来。叔叔责备他说：

“瓦蒂纽，我真对你失去信心。我象你那么大已经打死好几条鳄鱼了，还单独进森林打过猎。你老说我们一定能看到你的勇敢，可是好几次机会都让你错过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你的怯懦。河里一条死鳄鱼有什么可怕？”

“可是我没有武器，连刀都没啦！”瓦蒂纽为自己辩解。

“对付死鳄鱼也得用刀吗？”

说罢大家都钻进了水里。只有瓦蒂纽还站在那儿望着鳄鱼浮起的地方出神。

“还等什么？快到这儿来，水还不到一米深呢！”叔叔说。

瓦蒂纽慢慢吞吞下到水里，可眼睛还盯着老地方。水刚没过膝盖，他就担心地问：

“不危险吗？那条鳄鱼真的死了吗？”他胡乱洗一下，就头一个匆匆爬上岸来。

第十一章

吃完早饭，叔叔让孩子们带上绳子和篮子跟他去看蒲桃树。路上，希科和内尔松端着猎枪，瓦蒂纽则拿着形影不离的腰刀。内尔松说：

“这下我们可保险了。瓦蒂纽带着刀呢！”

“让他带着吧，不然他会害怕的。”

老远就听得树上有猴子吱吱的叫声。这些顽皮的动物在树上东窜西跳，果子倒吃不了几个，却糟踏了一大片。这些猴子正玩得高兴，连人们的脚步声都没有注意到。孩子们站在树下，看它们尽情嬉戏。突然，伟伟扑上去，把前腿搭在树上汪汪叫了几声，猴子们立刻骚动起来，转眼间，有的跳到别的树上，有的钻进树丛，连母猴也背着小猴飞也似地逃走了。“内尔松，快打那只母猴，我们去抓那只小猴……”赛尔索着急地喊道。

“哎呀，赛尔索，为了要只小猴把它妈妈打死，你不觉得它可怜吗？”内尔松说。

“是有些可怜。不过我一定好好哺养小猴，我太喜欢它了。”

只有内尔松有本领爬到树上最高处。赛尔索爬了两次都没有爬到顶，瓦蒂纽爬到一半就不敢爬了。因此大哥在树上摘果子，两个小弟弟只好在树下捡。瓦蒂纽捡着捡着走到一根腐朽随树干旁边，正要去捡一个大果子，突然发现有一条粗大的蕲蛇气势汹汹盯着他。他吓了一跳，拔出刀来喊道：

“我的天！”

不等伟伟扑上去，瓦蒂纽已经手起刀落，削下了蛇的半个脑袋。他一手握着刀，一手拉住狂吠的伟伟。希科跑来帮忙，把伟伟赶走了。只见那蛇还在一个劲蠕动。

瓦蒂纽面色苍白，紧紧握住刀柄，准备还要砍下去，叔叔拍拍他的肩膀，伸出拇指说：“了不起，你真成了英雄，竟有胆量打死这样一条毒蛇。不过以后可别这样干，太危险。”

赛尔索也过来抓住弟弟的手，胆怯地望着蠕动的毒蛇。树上的内尔松也在高声喊道：

“了不起，瓦蒂纽！”

瓦蒂纽激动地向大家表示感谢，把刀上的血迹在树干的青苔上擦了擦，轻蔑地瞟了毒蛇一眼，慢慢地把刀插到腰带上。然后他抬起头来，带着满不在乎的神气大声说道：

“怎么啦？还采不采野果啦？”

他们尽情饱餐了一顿野果，又带上满满一篮返回驻地。路上，瓦蒂纽手握腰刀走在最前面，仔细搜索着树丛。叔叔问道：

“你在找什么呀？”

“我看是不是还会碰上毒蛇！”

“你这小鬼可真变得勇敢了。”

“别看你天天拿着猎枪，可也没有打死过毒蛇。瞧我；光用一把刀就……”

“幸亏它没有伤着你。我们只剩下一支抗毒素了。明天到了巴拉勃尼塔还得买上几支。”

蕲蛇：爬行纲蝮蛇科。我国也叫五步蛇。毒腺大，毒性强烈。

“还有五支药呢！”

“不错，是还有五支，可是其中有两支是治一般蛇咬的，另两支是治响尾蛇咬伤的。治蕲蛇咬伤的抗毒血清就只有一支了，出发的时候我带的也是两支，一支已经给伟伟用掉了。”

“这还不够吗，难道我们整个旅行中要给毒蛇咬那么多回？”

“要是这五支药能治所有毒蛇的咬伤那就够了。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维道尔·布拉西是发明抗毒血清的人。在这之前，法国医生高梅特经过多次试验，发明了从蝮蛇的毒液中提取抗毒血清。他错误地认为这种血清可以用于任何种类毒蛇的咬伤，甚至也能用于蝎子的蜇伤。维道尔·布拉西在研究了毒蛇的化学成份和各种蛇毒的毒性以后配制了能救出千千万万人畜的专用抗毒药物。这种药有的专门治响尾蛇咬伤，有的专门对付蝮蛇咬伤。不过我们被蛇咬伤，当时往往并不知道是给什么蛇咬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又配制了多用抗毒血清。蕲蛇的毒性非常大，必须用专用抗毒药物。”

“这种药是怎么得来的呢？”孩子们问。

“我正要讲这一点。制药的过程是根据‘以毒攻毒’的原理进行的。提起以毒攻毒，使我想起一个传说。古时候，小亚细亚有个本都王国。国王米特拉达弟六世害怕自己象前辈那样给人毒死，所以经常服用一定剂量的毒药，直至他的身体对毒药没有反应为止，这样一来他就使企图篡夺王位阴谋毒害他的人不能得逞。根据这个原理，维道尔·布拉西把非致命剂量的毒药多次注射到马的身体里。等到这些马对毒性没有什么反应时，再继续增加剂量，一直到它们所承受的药量足以毒死其他的马。这时，这些马就取得了免疫力。这种马的血液就产生了能中和蛇毒毒性的抗体。”

“布拉西博士可真是伟大的圣保罗人！”赛尔索赞许道。

“不，赛尔索。布拉西是米纳斯州人。当然，他是个伟大的巴西人，他的发明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畜。瞧，只顾谈抗毒血清，把时间都忘了。咱们先吃午饭，然后拆下机器把零件擦干。”

他们忙完这些活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叔叔吩咐说：

“现在正好三点。我建议再去拣些野果带在路上吃。我很爱吃鱼，不过今天的河狸肉使我觉得很有必要改换一下食谱。”

“我还想看看能否再打死一条毒蛇，”瓦蒂纽说。

“我想不会再碰上了。”叔叔说，“假如再碰上，千万不能再用刀砍了！那样很危险，一刀砍空了，就可能被它咬伤。遇到类似情况，要是手头没有火器，就砍一根本棍来打死它，毒蛇一般逃得不快，来得及找根棍子。”

本都王国：公元前四世纪黑海东岸奴隶制国家。公元前64年被罗马吞并。

本都王国国王，统治时期多次进行战争，同罗马争夺小亚细亚西部和巴尔干半岛，后失败自杀。

第十二章

伟伟并没有记取上次给蛇咬伤的教训。刚才，它又要去和毒蛇较量，这使希科叔叔很不放心。药物很少，不能再给狗消耗了。他打算用瓦蒂纽砍死的毒蛇来训练伟伟，使它对毒蛇产生恐惧，不再轻举妄动。

希科叔叔寻找过夜地点的时候，曾在一棵倒下的空树干里发现过一群黄蜂，他利用内尔松在捕古加鼠，另外两个孩子在船上钓鱼的工夫，把伟伟叫过来，拿一根小木棍让它看看，再把木棍扔出去几米远，狗立刻跑过去，叼了回来。接着，他又把木棍扔到他事先布置在蜂窝边的死蛇附近。伟伟又跑过去叼，看见了死蛇。它犹豫一下就扑了过去。这下惊动了黄蜂，它们立即飞向伟伟，蜇得它边叫边逃。叔叔也赶紧躲避开飞来的蜂群。

瓦蒂纽正在船上钓鱼，发现叔叔在和狗玩儿，就下来远远望着。他看到伟伟突然哀号逃跑，他相信准又是遇到了蛇。他拔出腰刀，不顾叔叔叫他小心提防黄蜂，径直奔向那棵树干。

叔叔在远处张望，只见瓦蒂纽朝树干猛砍几下——那里分明不是放死蛇的地方——突然，瓦蒂纽大叫一声丢下腰刀就逃，双手在头上脸上连连拍打，狼狈不堪逃离了战场。

瓦蒂纽摆脱蜂群以后，叔叔赶紧跑来。瓦蒂纽又哭又叫，这也难怪，原来他的右耳朵已经肿了起来，伟伟也疼得嗷嗷乱叫，张大嘴巴回过头去咬叮在背上的黄蜂，接着又晃着脑袋在地上打滚。

“你不听我的话，结果和伟伟一样让黄蜂蜇了。”叔叔说。

“可我又打死一条蛇！叔叔！”瓦蒂纽很不服气地说。

“不，还是那条死蛇，就是你砍死的那一条。我故意把它放在蜂窝附近训练伟伟。伟伟这一回一定会记取教训了。你看，它的头上、耳朵上、背上，还有一条前腿上都肿起了包，有四、五处给蜇得很厉害。你的耳朵也肿了不少。不过，不要紧，我去拿止疼药，涂上药要不了几分钟就会好的。”

“弟弟可真勇敢，想用刀去砍黄蜂！”赛尔索说。

“黄蜂？不，我砍死的是一条蛇，比头一条还要粗！”瓦蒂纽毫不示弱。

希科叔叔走到那棵空心树干旁边一看，吓了一跳：

“真可怕！你真的又砍死了一条蛇。这是一条蝮蛇，有这么粗！”

“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它向我扑过来，可我比它灵活得多，身子一闪，一刀就砍断了它的脖子。”瓦蒂纽昂起头挺起胸，神气活现看看哥哥，又接着说：

“我向来就不含糊！”

他们把蛇扔到伟伟身旁，它又要去咬，叔叔在它后面用一根带尖的棍子刺了它一下，痛得它嗷嗷直叫，蹦在一边。“我相信明天再这样来几次，”希科叔叔说，“它就不敢再去咬蛇了。”

天黑了。年尔松提着两只古加鼠兴高采烈凯旋而归。

“我们这两天又有东西吃了。”

“瓦蒂纽又砍死了一条蛇！”赛尔索赶紧告诉他说。“你可真行，我为你感到自豪。”年尔松对弟弟的勇敢连连称赞道。

古加鼠：啮齿类动物。产于巴西南部。体长五十厘米左右。耳小、尾短、穴居。昼伏夜出活动于濒水树林地带。

“没什么，小事一件。毒蛇龇牙咧嘴向我扑来，我没有半点惊慌，一刀就把它的脑袋砍断了。”

吃过晚饭，把古加鼠的皮剥好，天色已经一片漆黑。

“叔叔，我想把蛇皮剥下来，给妈妈做条腰带……”瓦蒂纽说道。

“好主意，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纪念品，它说明你很勇敢。”

第二天天还没亮，大家就起床了。瓦蒂纽被黄蜂蜇的耳朵还有些肿大，伟伟身上却一点儿痕迹都没有了。他们个个行动迅速，洗澡、做操、吃饭，然后又拆掉帐篷整理行李。

“哎呀，叔叔！我们的筏子怎么办？就放在这儿吗？”

“不，内尔松！解开绳子让它顺流漂下去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它还会赶上我们呢。”

马达开动了。旅行者们航行在六百米宽的大河中间，这里，既看不到礁石也听不到激流的水声。小船越驶越远，竹筏显得越来越小，慢慢成了宽阔河面上一个不动的小点，最后它在河弯处消失了，孩子们站起身朝它频频招手，就象在同它告别。

“说实在的，我真舍不得丢掉它，它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

“这么说，你们对它还很有感情。这很好，内尔松。它确实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想，做筏子的时候你们一定很着急吧！”

“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我最最担心的是你的去向。你想象不出当行李搬到筏子上，又稳稳当当地离岸的时候，我们有多么高兴，一个劲地划呀、划呀，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你们很勇敢，也很聪明。可以说，你们救了我的性命，否则，伤口感染可能会很快蔓延全身。说心里后，我原先还一直在担心带了孩子去旅行会有什么不测，我特别担心赛尔索和瓦蒂纽，现在，我放心了，以后放暑假我带你们到巴拉那河和巴拉圭河去旅行。”

“下次我也要带一支手枪。”瓦蒂纽说。

“那你的刀呢？”

“当然也带上。但刀是用来打蛇的。手枪是用来打豹子、獾和二十米长的大蟒……”

“没有那么长的蟒，”叔叔说，“最长的也不超过九米。”

“只有九米？那用刀就够了……”

“弟弟真变得勇敢了！”内尔松说。

“不是变得勇敢，他本来就很勇敢，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这是叔叔的声音。

树本越来越稀少，出现了田园，草场和掩映在橘树间的房舍，当地人好奇地望着他们，不断地挥手回答孩子们的问候。河岸上，巴拉勃尼塔镇已经清楚可见了。

船在码头上靠岸，伟伟还是留在船上看守行李。它对这个任务很不感兴趣，不过，希科叔叔的命令又不能不听，所以它只好眼巴巴地望着伙伴们离去。

十点钟，他们买完必需的物品，走进了一家餐馆。

第十三章

小船离开了码头，在宽阔的河面上前进。两岸地势特别低，又很平坦，有几处甚至给水淹没，成了沼泽。大约行驶了七公里。他们来到了埃里赛乌港。那儿停泊着“索萨·克罗斯”号和几艘较小的船只。小船在大船旁急驶而过，孩子们同大船上的水手和乘客互相招手，祝愿旅途平安。一会儿，一座铁桥横跨大河。一列电气车正在大桥上驰过，朝圣保罗方向开去。小船全速穿过桥孔。天快黑了，叔叔减慢了船速，告诉孩子们他们正在经过巴西咖啡生产中心的雅乌镇。

一轮满月从船后升起，代替了瑰丽的落日。这一带水流十分平稳。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决定乘着月色继续行驶。

“叔叔，我们离圣保罗已经很远了吗？”

“对，很远。我们已经走了一半旅程，前面困难还不少，还要经过阿瓦涅达瓦瀑布，马古古滩和十字架滩，最后还要经过依达布拉大瀑布。”

“我们要整夜航行吗，叔叔？”

“我现在还不困，先开着船中速前进，等困了再停航。”叔叔回答。

孩子们展开了篷布。尽管有马达“突、突”的响声，他们躺下来很快就睡着了。一开始，伟伟警惕地蹲在船头，过了一会儿，它也蜷缩身子躺了下来。

月亮高挂在天空，照耀着平静的水面，岸上，黑黝黝的树林里时而出现一片片种植玉米、豆子和稻子的土地。希科叔叔把锚抛进水里，可是放了五米，铁锚还没有碰到河底。他侧耳细听，前面并没有瀑布和急流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往往传得很远很远他把锚收到三米深，便躺下去睡觉，让小般顺水漂流，这样一旦河浅流急，小船就会自动停下来。

没有蚊子来骚扰，空气又是那么清新和凉爽，希科叔叔很快睡着了。他们的小船顺水漂了足足五个小时。

突然，狗的叫声惊醒了希科，他站起身来，到船头一看，原来有一只美洲獭正在穿过前面的急流向对岸游去，当时小船已接近急流，速度越来越快，叔叔眼明手快，立即开动马达躲过急流，把船停住了。

地平线上的月亮仿佛钻在一公里开外的水里，在河面上撒下一片银色的亮光。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小船已经驶过了好几个河口。要不是伟伟，小船肯定会被卷进旋涡。

“我也是给伟伟叫醒的，”内尔松醒来说，“它大概是被哗哗的急流吵醒才看到了獭。可是，你瞧，那两个瞌睡虫还睡得挺香，我去把他们弄醒。”

内尔松拿起一个巴拉勃尼塔买来的鸡蛋卷，掰下一块放到瓦蒂纽半开半闭的嘴里。起初，瓦蒂纽没有发觉。几秒钟之后，他咀嚼了几下，咽进了肚里，还伸出舌头把粘在嘴唇上的蛋卷渣舔进嘴里，脸上浮现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这样一连两次，他还没有醒过来，只是微笑着不停地咂嘴。要不是伟伟过来舔他的下巴，恐怕他还要这样不停地“吃”下去。他迷迷糊糊坐了起来，咽口唾沫说：“我正做梦吃蛋卷呢，真香呀！”

“什么，蛋卷？我也要吃！”赛尔索懒洋洋地小声说了一句，连眼睛都没睁开，又翻过身去睡着了。

“醒醒吧！瞌睡虫！这儿危险。等过了这儿我们就上岸吃早饭。”

希科叔叔挂上倒档，松了锚链，拔锚启航。等到小船停靠右岸河滩时，

太阳已经升起，照得河面闪闪发光的涟漪分外耀眼。他们的眼前呈现一派迷人景象：二、三十只白鹭栖息在茂密的芦苇间，象是暗色的幕布上点缀着朵朵雪白的鲜花，黑色的潜水鸟伸长脖子停在一块块露出水面的石头上，窥视着河面，等待游来的小鱼，成群的大雁和一对对野鸭正在向附近一潭湖水飞去。多拉杜鱼和达巴拉纳鱼，正在追逐成群的小鱼，河面上不时激起一朵朵水花。太阳越升越高，急流更是一片银光闪闪，发出沉闷单调的响声。希科叔叔说：

“现在我们该下河洗澡了。在这里洗澡，可以顺便抓鱼，‘一举两得’，石头缝里卡斯古杜鱼多得很哪！”

不到二十分钟，他们就已经抓到了十几条一尺来长的卡斯古杜鱼。

小船谨慎地在小岛和右岸之间的河道中前进，河水清澈见底，鱼儿成群结队，在河底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应孩子们的要求，希科叔叔抛锚停船，给他们半小时的时间钓鱼玩儿。

他们再次启航时，竹编的鱼篓已经装得满满的，足足有一百五十多条各种各样的小鱼，其中十几条都有尺把来长，大多数的鱼长着红尾巴，也有不少是黄尾巴的。

达巴拉纳鱼：一种硬骨鱼类，遍布于巴西各地。体银白色，有红色斑纹，背部有几道黑条，以淡水小鱼为食。

卡斯古杜鱼：巴西河流中一种淡水鱼。头大，身体呈扁平状，喜食藻类和河泥中的有机物质。

第十四章

前面河道礁石密布，水流湍急，航行越来越困难。孩子们不得不跳进水里，双手扶住船帮，帮助叔叔绕过一块块礁石，迂回前进。不过，这反倒成了孩子们尽情玩耍的大好机会。他们在水里嬉戏吵闹好不欢畅。希科叔叔唯恐有人不慎滑进水里，让孩子们都穿上了救生衣。伟伟也加入欢乐的行列，在水中一会儿游，一会儿跳，激起无数水花。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卷在急流中冲到前头去，爬上一个礁石，朝着经过它身边的孩子们汪汪直叫。

就这样，他们总算闯过了瓦米冈加这段凶恶的险滩。当然，一路上也并不都是非常顺利的。有好几处，孩子们简直不是推着小船，而是被“吊”在船帮上穿过去的。六公里以后，他们经过一个名叫坦巴乌的小岛。再前进一公里，又经过一个与小岛同名的险滩。几乎每前进一公里，都要遇到一处险滩。直到过了猪滩，才算到了宽达四百米的河面。这时他们才把湿淋淋的衣服脱下来，换上了干衣服。

暮色降临，他们决定在一个名叫豹岛的地方过夜。小岛呈狭长形，左侧一条狭长的河道把它同陆地分开。

他们迅速搭好帐篷，便围坐在火堆旁吃着炸鱼块……

“叔叔，您能让我带枪睡觉吗？”瓦蒂纽问。

“为什么？”叔叔反问道。

“它要是回来了怎么办？”

“你是说谁呀？”

“我是说这个岛的主人，您不是说这里叫豹岛吗？”

“噢，这里的主人多半在许多年以前就已经死了。当年那些开发者给一个地方取名，往往根据这个地方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很可能两百年前第一批探险者经过这里，在这个岛上看到过或者打死过豹子，於是就称它为豹岛。”

“真遗憾，我们不能象他们一样给一些地方命名了！”

“怎么不能？！……还记得你那次掉进水里给伟伟救出来的地方吗？你知道那个险滩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

“我们就叫它‘伟伟滩’吧！”

“伟伟万岁！”

“那么我们翻船的那个滩呢？”瓦蒂纽问。

“叫‘希科叔叔滩’。”赛尔索说。

“不，应该叫‘沉船滩’，”内尔松纠正说。“另外瓦蒂纽打死毒蛇的地方应该叫……”

“应该叫‘瓦蒂纽停留地’，”赛尔索说。

“好极了，我也上了历史……”瓦蒂纽高兴得跳起来。

“不，那儿应该叫‘勇士停留地’。”内尔松说。

瓦蒂纽气鼓鼓地反驳：

“我是勇士，就该叫‘瓦蒂纽停留地’！”

“叔叔，还记得那个宿营地吗？一条鳄鱼吓得他爬到你的床上。后来，鳄鱼死了，他还不敢到水里去洗澡……”

“唉，这个应该叫做‘胆小鬼停留地’。”叔叔故意说道。

“不，叔叔，那不是因为害怕。”瓦蒂纽连忙辩解，“我到你床上是担

心你遇到危险，好跟你作个伴儿……应该叫它‘鳄鱼停留地’。”

“还有那个你不肯去的沙滩呢？”赛尔索又一次进攻，“别老挖苦我！你怎么老是我把我扯进去……”瓦蒂纽不高兴起来。

“好啦，从今天起，凡是在这条河上发生令人难忘的事件，我们都要给发生的地点命名。好啦，到睡觉时间啦，我们每人都吃一片预防疟疾的药，因为从这儿到巴拉那河是疟疾流行的地区。”

“我们把水烧开不就可以不得疟疾了吗？”赛尔索问。

“赛尔索，疟疾不是因为饮用了不干净的水才得的。水是霍乱、伤寒、阿米巴痢疾和其他肠道传染病的传染媒介，所以我们要把水煮沸消毒。而疟疾不是这样，它是一种叫疟蚊的昆虫传播的。这种疟蚊吸了患者的血以后，再去吸别人的血，就要把病人血液中的疟原虫传给健康的人。刚才我在帐篷里看到过一只疟蚊。”

“你是怎么认出来的？”

“这种蚊子有许多特征，最明显的是它在叮人或者停在墙上或其他物体表面时，身体呈锐角形。因此，人们叫它‘钉蚊’。即使我们服用了预防药，也必须用蚊帐。天气越热，越有利于它们的生存和活动。我们在激流中劳累一天以后，需要好好休息。”

十分钟之后，所有的人都进入了梦乡，甚至伟伟也卧在火堆旁边睡着了。

大约两点钟左右，希科叔叔被伟伟的叫声惊醒，伸手取下猎枪。不过他是多此一举，原来狗是被猫头鹰的叫声吵醒的。河旁边的一棵树上，有两只明亮的眼睛象两块燃烧的炭火。

内尔松给大锅里添了一些水，又往火堆里加了一把柴，走到叔叔身边，小声问他是不是听到一种奇怪的叫声。

叔叔指指树上的猫头鹰。他说，这是一种最大的猫头鹰，身长三十五厘米，两个翅膀伸开来足足有一米。亚马逊河地区，人们叫它“撕布鸟”。因为它叫起来“扑嘶、扑嘶、扑嘶”，很象有人在撕布。

猫头鹰飞到了另一棵树上。

叔叔把咖啡壶放到两根燃烧着的木头上，对内尔松说：

“叫他们起来喝点儿咖啡暖暖身子，下半夜太凉了。”

瓦蒂纽并不是一叫就醒的，他磨蹭了半天才起床，睡眼惺忪地来到了火堆旁边，看见别人已经捧着杯子在喝烫嘴的咖啡。他走近锅架刚要伸手去拿咖啡杯，突然一种奇怪的叫声吓得他跳到希科身边，睁大眼睛紧张地问：

“叔叔，你听到了吗，树林里有人在撕布。”

“怎么，害怕了？”叔叔望着他。

“我是感到奇怪，并不害怕。”

“那么你到树林里去看看是什么东西。”

瓦蒂纽犹豫了一阵，怏怏地回到帐篷取出腰刀，定了定神，在伟伟的陪伴下，朝寂静的树林走去。刚走了五、六米，“扑嘶、扑嘶”的声音又响起来，吓得他六神无主，扭头就跑。小伙伴们发出一阵讥讽的噱声，希科也忍不住笑着问：

“你不是带着腰刀吗？”

接着叔叔解释说：“你听到的是猫头鹰的叫声。猫头鹰是一种极好的益鸟。它食量惊人，每天都要吃许多老鼠，却很少吃鸟类。它昼伏夜出，飞得很低，有时甚至贴着地面飞行，捕捉鼠类。它栖息在空树干上或者教堂的钟

楼里。猫头鹰很贪食，抓到猎物囫囵吞进肚里，消化得差不多才吐出一团团残留物。如果化验一下它吐出来的残留物，就会发现它的基本食物中很少有鸟类。鳄鱼和猫头鹰有相似之处，它也把猎物囫囵吞下去，然后吐出一团团残留物。在亚马逊河流域人们把这种东西叫作‘鳄鱼膏’。”

他们又在火中添了一些柴禾。在他们回到帐篷里去以前，都禁不住回头望望黑糊糊的树林，那里还在不断传来“扑嘶、扑嘶”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内尔松说：

“即便人们知道它是猫头鹰，在这寂静的树林里，听到这种叫声也够叫人胆战心惊的。”

“喂，你们瞧，大哥哥也让猫头鹰吓得胆战心惊了！……”瓦蒂纽在一旁赶紧说。

“倒不是害怕，是吃惊，吃惊是人类神经一种本能的反应。”

“真不害怕吗？……”

“好了，还是回去睡觉吧！”叔叔平息了这场争论，“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明天还要过许多急流险滩呢！”

第十五章

天刚蒙蒙亮，希科叔叔就醒了。他躺在床上，考虑着怎样通过一个个急流险滩。他上次来这儿旅行，正赶上河水上涨，礁石深深没入水下，一路上非常顺利。这回可大不一样，面临的危险使他不能不绞尽脑汁，苦苦思索。

突然，河滩上豚鼠的叫声打断了他的思路。他把猎狗拴好，拿起44式猎枪就朝河边走去。内尔松追上去悄悄地问：

“让我跟你去好吗？……”

叔叔没有回答。

“鸟儿叽叽喳喳吵得我睡不着，已经醒了二十多分钟。”

“咱们去打一只豚鼠，把肥肉给伟伟吃，里脊肉给咱们自己留下。”

“我可以带上那支22式猎枪吗？”

“还要带上一些霰弹。这一种子弹只要打中它的脑袋，就会开花。”

这时天已经亮了。虽然河面上晨雾弥漫，整个河滩还依稀可辨。为了不惊动豚鼠，他们从树林里穿过。没走多远，就看见六只豚鼠，有的在一个小水洼旁边吃草，有的直挺挺地躺在沙滩上休息。一只雄豚鼠——显然是他们的首领——懒洋洋地蹲在那里，就象一只狗蹲在主人的身旁。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活靶子了。内尔松有些紧张，用探询的眼光望了望叔叔，然后小心瞄准，扣动了扳机。随着一声枪响，只见那动物先是一惊，然后就倒下不动了。这种特殊的子弹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响声吓得活着的豚鼠晕头转向，不知危险从何而来。有几只慌忙逃进水里，很快又钻出水面，左顾右盼。当它们认定岸上毫无动静，又准备上岸躺下的时候，突然发现树丛中有两个猎手，又立即潜到水里。希科叔叔正要出去捡回猎物，内尔松碰了碰叔叔的胳膊：

“你瞧那个鼻子露出水面朝这边游来的是什么家伙？……”

“啊，真有福气，那是一只河狸鼠。等它上岸时，要瞄准它的脑袋打。这两天有焖肉吃啦。”

这一枪打得很准。河狸鼠肥胖的身子刚从水里露出半截就被击中了。

“你真是个神枪手！”叔叔赞扬着。

“这支枪好，谁用它都能打中……”

叔叔和内尔松返回了营地，伟伟汪汪大叫惊醒了两个小伙伴，迷迷糊糊走到火堆旁，看到那两只猎物，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哟，这只豚鼠真难看。”赛尔索说。

“瞧，头上的毛都白了。”瓦蒂纽喊叫道。

“看来这只豚鼠上了年纪，”叔叔解释说，“有些猎人以为头上长白毛的豚鼠属于另外一个种类，其实不然，还是因为老了头上才长了白毛。比如这只，它至少也有十岁了。好吧，我们先去剥皮，把肉切好，腌上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放到三角架上做烤肉，再去洗澡，折掉帐篷。”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随着发动机“突、突”欢唱，船后留下一道白色的浪花。然而，出发时的欢乐情绪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很快接近了猫岛附近的激流。幸亏猫岛和河岸间的水道比较狭窄也不太深，多半却能用脚尖踏在河底推船前进。经过富希多斯河道时，只见清澈的河水里有一群群小鱼在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也有的鱼逆水静止在那里一动不动，可是，一旦出现一条达巴拉纳鱼，这些小鱼就立即逃得无影无踪。

由于大家都已经适应在激流中航行，后来的旅行越来越轻松了。

驶过最后一段激流之后，河面渐渐开阔，水流渐渐平稳，象是一泓明镜。这时已经四点，他们在地势较高的左岸设营休息。那里有一簇簇稀稀拉拉的丛林，还有一棵无花果树干粗大、枝繁叶茂弯在水面上。他们把早晨腌好的肉块放在三脚烤肉叉上烤着。

河滩上留下许多豚鼠杂沓的足迹，还有獾和豹留下的脚印。

从后者脚印的形状可以断定，那只豹子一定很大。根据内尔松的建议，希科叔叔和孩子们趁天还没有黑，砍了一些木棍，在无花果树杈上架起一个容得下他们四人的窝棚。

晚饭吃得比往常早。伟伟被锁在一顶帐篷里。天刚刚黑，所有的人都爬进了窝棚。希科叔叔带着温彻斯特 44 式步枪 和一支手枪，内尔松带着 22 式猎枪，而瓦蒂纽则拿着他那把命名为“鳄鱼”的长刀。他们都戴上了手套，还在脸上涂上了驱蚊剂。

这里的长腿蚊实在太多。

他们一动不动，静悄悄地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月光照亮了树梢和河面，无论是树林还是河流，都寂静无声，要不是偶尔有几只蝙蝠冲上天空，翻翻筋斗，人们会认为这里是个没有生命的世界。

他们等得好不心焦，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树林和河面都还没有任何动物的踪影。有人开始有些烦躁不安。不知谁在悄悄地说：

“我看这是白浪费时间，今天不会有什么动物来，最好下去睡觉吧……”

“别说话！等到九点，要是还没有豹子或其他野兽来的话，咱们再走。”叔叔下了命令。

不一会儿，五只豚鼠从水中冒出来，爬到无花果树下面。内尔松刚要瞄准，叔叔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胳膊：“别开枪，很可能附近树林里有豹子，说不定它也正在等待豚鼠。如果真是这样，豹子一会儿就会出来。”

豚鼠漫不经心地啃着青草。

没过十分钟，希科叔叔又碰了内尔松一下，指着树林边缘杂草丛生的地方小声说：

“瞧，来了！”

皎洁的月光下，一个长长的黑影贴着地面慢慢地向前移动，象猫悄悄接近老鼠或小鸟一样。

那些专心吃草的豚鼠对临头大祸毫无知觉，豹子又朝自己垂涎已久的目标靠近了二十米左右。当距离只有五米左右的时候，豹子原来长长的身体几乎缩短了一半，可以说浑身的肌肉象有力的弹簧那样压缩到了顶点。突然，它象箭一样跃向空中，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扑向高它最近的猎物。幸免于难的几只豚鼠飞也似的逃进水里，而那只倒霉的豚鼠只哀叫了两三声，便被怒吼的豹子压在身下，一声不吭了。

希科叔叔把温彻斯特 44 式步枪换给了内尔松，告诉他说：一看到手电强烈的光柱照向那只豹子的时候，立即照准它的脑袋开枪，只见一道明亮的光柱刷地射向嘴叼大豚鼠朝树林奔跑的豹子。那只猛兽吃了一惊，不过并没有放下嘴里的猎物，只是回过头来看看发光的物体，它的两只眼睛犹如两块燃烧的火炭。

有两三秒钟，它一动不动，活象一座最雄伟的雕像，这正是开枪射击的

又叫温彻斯特连珠枪，一种威力较大的轻便射击武器。

大好时机：只听得“嘭！”的一声，硝烟散去，那只残暴的豹子还垂死挣扎了几下。在这惊心动魄的时刻，孩子们谁也下吭声，个个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内尔松，你真行！我也不一定能打得这么准。”叔叔夸奖内尔松说。

“叔叔，瞧你说的，这并不难。不过……我自己也不相信竟打死一只豹子。”

“哼！象这样，事先设好埋伏，谁都能打……就是在地面上我也能打死比这只还大的豹子……”瓦蒂纽忿忿不平地说。

他们边说边从树上下来，走到那只和豚鼠躺在一起的大豹子旁边。豹子锐利的大牙已经几乎把豚鼠的脖子咬断了。

枪声惊动了伟伟，它挣脱铁链跑了出来，抖抖身子，便龇牙咧嘴，咆哮着扑向豹子，撕咬它的脖子。

“我们把这两个家伙拖回去！趁血还热的时候，把皮剥下来，时间一长就剥不好剥了。”

费了很大的劲，他们才把豹子的后腿吊在一棵矮树上。希科叔叔留下赛尔索帮助他剥皮，让内尔松和瓦蒂纽去砍几根树枝准备晾皮用。

“走，瓦蒂纽，我拿刀，你拿手电筒。”

“别着急，内尔松！我去拿猎枪，说不定还会碰到那只死豹的同伴。”

第十六章

这是一只母豹，从鼻子到尾巴梢长约两米二十。挂上树以后，希科开始剥皮，赛尔索用手电为叔叔照亮。砍树枝的队伍由伟伟开路，瓦蒂纽紧跟在后面，手指扣在扳机上，随时准备向可能遇到的野兽开火；内尔松走在最后，用他那五节电池的手电筒上照下照，寻找粗细适度的树枝。

走了不到一百米，伟伟突然狂叫向前扑去。内尔松急忙说：

“我估计碰到了古加鼠……不，不象，看来是只更大的动物，不是袋鼠就是箭猪。你瞧，伟伟都停了下来。”

“让我来干掉它！”瓦蒂纽一边说着一边朝前跑去。尽管内尔松用手电为他照路，他还是跌了好几跤。大约跑了三十米，就看见伟伟直起身子，前脚搭在一根粗树干上，昂头汪汪直叫。

内尔松用手电向高处一照，不得向后跳了几步，大声喊道：

“瓦蒂纽，快跑！那是一只豹子，朝你扑下来啦……”

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一只花斑大豹正在离地面五、六米的树叉上龇牙咧嘴望着伟伟。

为了瞄准，瓦蒂纽往后倒退了几步。他不顾内尔松对他提出警告，把枪口指向豹子的头部。

“瓦蒂纽，别开枪！如果打不死，它会向我们扑来的。快跑！快离开这儿……叔叔，救命啊，有只大豹子，快来呀！”

他一边喊，一边继续用手电照着豹子的头部，不让它跳下来，同时随时注意它的动静：只见那豹子睁大火红的眼睛在不停地咆哮着。

瓦蒂纽却一点儿也没有惊慌。他又向后退了几步，瞄准豹子的天灵盖就是一枪，凶猛的家伙立即趴在树上，仿佛突然失去了四条腿。瓦蒂纽又装上子弹，补了一枪。瓦蒂纽的动作连贯、迅速，内尔松还没看见他瞄准，枪声就响了。只见豹子脑袋一歪，失去平衡，从树上重重地摔了下来。

瓦蒂纽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朝内尔松扑去，但立即又停住了，准备再给豹子一枪。

然而，这完全没有必要，伟伟已经扑过去，拼命地咬着不放，而豹子呢，也已经一动不动了。

希科叔叔和赛尔索赶到了，叔叔手拿温彻斯特 44 式步枪，焦急地问：

“在哪儿？快到这边来，内尔松快打手电照一照，好象伟伟在跟它厮咬。”

叔叔把枪指向豹子。但伟伟还在拼命地又扑又咬，无法开枪。过了一会儿，他把枪放下了：

“它已经死了！不过；用小口径步枪打豹非常危险，如果打不死，后果不堪设想。”

说完，他打量着这时才紧张起来的瓦蒂纽说。

“是你干的？”

有好几秒钟，瓦蒂纽的喉咙口给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才挺起胸脯说：

“是我打的，怎么样？你们看，我用不着躲在树上开枪嘛！”

这一次，瓦蒂纽没有听到伙伴们的讥讽，他们都用钦佩的目光看着他。那只死豹也得运回营地。瓦蒂纽神气十足，把枪递给赛尔索，拽住豹子

的尾巴就拉。可是豹子纹丝不动，他只好走在大家前头打着手电引路。

他们干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剥完豹皮，晾在灌木丛旁的架子上。

“走，洗澡去吧！给伟伟吃的玉米粥也已经煮熟了。吃完午饭我们就出发。”叔叔对大家说。

又该出发了。银白色的小艇顺流而下，孩子们一个个兴高采烈。

河面越来越宽。河边的沼泽地里飞出成群的大雁和野鸭。下午三点钟左右，一群群大雁在小艇上方二十米高处飞过，叔叔一连打下了五只。四点钟，他们到达“死河”河口时，这几只大雁已经拔好毛、开好膛、切成块、放进锅，单等端到火上去煮了，他们把船靠在右岸，营地设在离岸三十米远的地方，因为河边地势太低，一片泥泞。

这时天渐渐变了，看来，今晚将有一场暴风雨。层层的乌云在向西移动。风一阵凉似一阵。他们把船拴在岸边一棵孤零零不大的印加树上，然后，又用于草和带刺的“猫爪草”燃起一堆篝火。成群的蚊子飞来飞去，他们把手套和面罩都戴上。不一会儿，帐篷搭好了，火也生了起来。正要吃晚饭时，希科叔叔突然惊叫一声，抓起枪瞄准河边一个地方：只见一条又粗又大的蛇正向他们爬过来。可是，希科叔叔又把枪放下了。“快开枪呀，叔叔！”孩子们低声央求道，“快打，我来拽住伟伟，”

“不用打了，那是一条无毒蛇。”

“真可惜，我把腰刀都准备好了……”瓦蒂纽神气活现地说。

这时，伟伟已经看到了那条蛇，汪汪地叫起来，要向它扑过去。叔叔让他们把伟伟放开，为的让蛇咬它一下，免得它以后遇到毒蛇又要轻举妄动。伟伟扑到蛇跟前，看到它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又不敢上前了，只是远远站在一旁叫，眼睁睁看对手钻进草丛跑掉。

“现在我们可以放心了，它再也不敢碰蛇了。”

吃过晚饭，他们钻进了帐篷。随着一阵震耳的雷声，豆大的雨点落了下來，没过一会儿，他们一个个都困得眼皮都抬不起来了……

第十七章

整整一夜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可是他们都睡得很香，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天色刚亮，希科叔叔顾不得换下睡衣，就戴上手套和有防蚊罩的帽子往河边走去。他要观察一下河水上涨的情况。一路从营地到河边三十多米，他低头小心避开一个个水坑。他朝宽阔而浑浊的河面一望，心里一惊，几乎喊出声来：“船不见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亲手把船牢牢地拴在河边印加树上。显然，由于一夜暴雨，河水涨高十多厘米，冲垮了河岸，也冲倒了小树，于是船和小树一起漂走了。这一瞬间，希科叔叔意识到情况十分危急：他们将被围困在这里，宿营的地方已成了孤岛：一边是河，另一边是野草丛生的大沼泽。如果河水再上涨五六十厘米，营地就会被淹没。他的心情很沉重，只顾默默地思考，连内尔松走到他身边都没发觉。

“船被冲走了……看来还没有冲得太远。你同意的话，我穿上救生衣到下游去把它找回来。”

“我也正在考虑怎么办。”希科叔叔说，“看来船是清晨河水上涨才被冲走的。”

说着，他返回帐篷，取来手表，又折了根树枝扔到水里，然后一边看着表，一边在心里默默计算。不一会儿，他对内尔松说：

“半分钟树枝漂出去大约十米。这样算来，小船每小时要漂出去一千二百米：我估计凌晨三点左右河水才淹没河岸，冲倒那棵小树，大约在一个小时以后，这样算来，小船已经冲走三个小时，也就是说，它已经在十公里以外，因为风挺大，小船又是顺风漂去的。”

“要是现在我们的竹筏漂过来就好了！”内尔松说。

“那当然好，可是，筏子多半还远着呢，也说不定过险滩时就已经撞得七零八落了。”

“我想不会的，我们扎得很结实。”

太阳升起来，他们用内尔松头天割来的“猫爪草”升起了一堆火。

“现在用什么水煮咖啡？河水这么浑，尽是泥沙……”

“去把药箱拿来。”

内尔松拿来了药箱，叔叔从一个玻璃瓶里取出一块明矾，系上一根细绳，放在一罐水里浸了几次，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了另一罐水。孩子们好奇地看着，没有发现水有什么变亿。

“怎么还是这样浑呀？……”

“别着急，等一会儿就知道了。”

半个小时以后，把水倒进壶里时，水已经很干净，只有水罐底里留下一层厚厚的泥浆。

“这是怎么回事？”孩子们十分惊奇。

“明矾可以迅速溶解，它可以使悬浮在液体里的杂质沉淀，这是净化水的一种简便方法。”

“明矾没有毒吗？”

“没有。”叔叔回答，“人们还用它来治痢疾呢，效果也很好。”

喝过咖啡，孩子们又在火里添了些树枝，炖熟了希科叔叔头天打的野鸭。鸭肉算是炖熟了，不过硬得咬不动。即使这样，孩子们吃得还挺香，啃得只

剩下一堆骨头。火越来越小，连玉米粥也做不成了，只能就着盐水吃半筒饼干——而且这也是最后一筒了。

孩子们到河边去洗碗，希科叔叔坐在床边沉思。

孩子们回来了，希科叔叔说：

“从早晨起，我就一直在考虑我们的处境。坐等救援，情况只会越来越糟。船会越漂越远，再下一场雨，河水继续上涨，只消几小时水位就能升高一米，那时我们的营地就要被淹没了，陆地上又没有出路，大雨过后周围沼泽地宽达几公里，并且沿河六十公里之内没有人烟，也不会有船只通过。我们必须行动，赶快采取措施。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任命内尔松为你们的组长，在我回来之前一切听他指挥。要是找不到船，我会另想办法去寻求救援的。”

“那你怎么去呢？”

“我游泳去，带上救生圈。救生圈浮力很大，能浮起两倍于我的重量。我相信自己能追上小船。如果那棵小树还系在船的缆绳上，它很可能已经绊在什么地方了。”

“叔叔，我们还有三个救生圈，一块儿去行吗？”内尔松恳求叔叔。

“我还可以带着腰刀。”

“放着你的刀吧。你们都不用去，这一段水流很急，要冒很多风险。我把手枪带上，猎枪留给你们。你们可以打几只野鸭或大雁，让伟伟去叼回来。”

叔叔只穿一条短裤，他把衣服、鞋子、手枪和子弹放进一个原来装豆子的罐头筒里。叔叔坚持把剩下的饼干留给孩子们。

但是，趁他去找橡皮膏封住筒盖，内尔松偷偷地把饼干倒进了筒里。叔叔用绳子把罐头筒拴在救生圈上，用轻松愉快的口吻向孩子们告别，掩饰他内心的激动：

“赛尔索，你可以整天睡懒觉了：瓦蒂纽，我一定给你带回一罐根棒果酱来……”

“叔叔，我要白色的。”

希科叔叔紧紧搂着三个孩子。内尔松问叔叔是不是再等一会，叔叔回答说：

“还等什么？时间太宝贵了，一分钟也不能浪费！”

希科跳进河里，挥动有力的双臂向下游游去。

三个孩子默默望着越来越远的叔叔在河弯处消失。他们互相看了一眼，瓦蒂纽头一个哭出声来，紧紧抱住极力忍住泪水的大哥哥。一开始，赛尔索竭力装出坚强的样子，后来也跑进帐篷伏在床上呜咽起来。内尔松极力控制住自己，命令道：

“哭有什么用！瓦蒂纽，你到河边去了望，有什么船经过这里。再说，我们那只筏子也说不定会漂过来……我们俩去砍一点柴禾放到叔叔的帐篷里，防备晚上下雨。”“打柴未有什么用？打猎得来的东西都吃光了。”

“怎么会没有用呢？我们还有十几升豆子，十几升大米，二十几升玉米面，还有大量盐和油呢。”

“我到河边了望去，”瓦蒂纽说，“不过，我想带把枪。”

“行，那就带着吧！请注意别走火！”哥哥提醒说。

“可怜的叔叔，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赛尔索问。

“没事儿，这一点我敢保证。上次翻船，他手上带伤还能游五个小时呢，这次他至少能游十个小时。他要是累了，或者在天黑之前找不到船，还可以

上岸生火做饭。那个不透水的罐头筒里有火柴。”

就在他俩谈话的时候，河边放哨的瓦蒂纽正在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时而扛枪来回走动，时而采取稍息姿势站上一会儿，象一位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的哨兵一样，眼睛直盯着河的上游。

内尔松正要到帐篷里去拿砍刀，看到一群大雁从沼泽地飞向河面。他立即拿起枪，拉着赛尔索躲进帐篷，等大雁经过帐篷上空，内尔松开枪打下了三只。他自己提刀去砍柴，吩咐赛尔索给大雁褪毛。他们两人刚刚干完自己的活，就听到瓦蒂纽在河边喊起来。“筏子漂过来了啦！筏子漂过来了啦！我们得救啦！”

他们迅速跑到弟弟身边，只见水面很远处靠近对岸的地方有一个竹筏在缓慢地漂过来，好象根本不在移动。他们互相拥抱又蹦又跳，高兴地喊着：

“噢，筏子来喽！噢，筏子来喽！”

突然，内尔松想出了个主意，他拿了一捆绳子，把他自己套在救生圈上，又把绳子的一端拴到救生圈上。在竹筏离他们三百米远的时候，内尔松跳进水里，向上游游去。他前进一点，赛尔索便把绳子放松一点，内尔松估计好了距离，他借助水流的推力从后面接近竹筏。这样，便能在竹筏经过营地之前登上竹筏。他的计算非常精确，一切都按原来设想的实现了，不过，把竹筏拉到岸边，两个弟弟还是化了九牛二虎之力。

第十八章

“你们去把帐篷拆掉，整理好东西，我们今天就走。”年尔松对弟弟们说，“我去检查一下筏子，看样子它还很结实，只是少了一根竹篙，附近树林里又找不到合适的竹篙，这会影响到前进的速度。”

当初他们把竹筏做得非常牢固，现在只须稍加修理就能使用。东西全部搬上筏子以后，内尔松又让两个弟弟去捡些树叶，准备在筏上生火炖雁肉。

“竹筏上能生火吗？竹子不会烧起来吗……”

“这点不用你担心。”

“可我很想知道你在竹筏上怎么生火。”

事情很简单。内尔松把树叶铺成直径一米左右、厚十几厘米的一个圆形，在上面铺四指厚的粘土，又在粘上洒了一层草木灰，然后把岸上火堆里正在燃烧的木炭和柴禾移到上边，又拿来一大捆干柴。他们把锅用三角架支在火上，添上了水，又把切好的雁肉连同葱头和植物油放进锅里。这时，他们才用唯一的竹篙把筏子推向宽阔的河面，慢慢在水上漂行。要不是看到岸上树木缓缓地向后移动，就会觉得竹筏好象静止在那里一动不动。瓦蒂纽在后面掌舵，随时调整前进的方向，保持竹筏行进在河道中央。半小时过去了，他们也没有走多远路，太阳已经偏西，这时河面上开始起风。

“现在可以加快航速了，我们有了‘发动机’。”内尔松说。

“发动机？在哪儿？”弟弟们问。

“那是一台风力‘发动机’！我们给筏子装上帆，不就有了‘发动机’啦？”

内尔松把几根支架帐篷用的木棍仔细用绳子扎起来，绑在筏子上，然后在这个特殊的支架上展开一块布篷。这个简易的风帆还没有完全升起，竹筏就大大加快速度，尾舵在水面上搅起一道道白色的水花。

“哥哥你真行！真是‘智多星’。”瓦蒂纽说。

“不要讲话，注意把稳舵！别让筏子横过来，一定要保持航向，使篷帆鼓起来。赛尔索，我们两人注意两旁的情况，看看会不会有希科叔叔或其他船只。我已经给手电换了电池，光线比原来亮多了！”

“这么说我们要夜航了？”赛尔索忙问。

“对，今晚月色很好，希科叔叔说过，这一带水流平静。我们每隔三小时换一个人值班，还有，我们到河弯的地方停一下。筏子的浮力不象起初那么大了。有的竹子有了洞，可能里面已经进水。我们去砍些树干来加固筏子，如果希科叔叔上筏子的活，至少还要增加七十公斤的重量。”

筏子停下来，他们上岸砍了几棵树。树干上的蚂蚁把他们的手叮得又疼又痒，内尔松把树干拖到岸边以后说；

“喂，赛尔索，你这个懒鬼，怎么今天变得勤快了？”

“我才不懒呢，那都是你们编造的。再说，现在我们要去救叔叔，时间很宝贵！”

等他们登上竹筏离岸，天已经黑了下來，月亮还没有升起，风还在刮。不过风力极不稳定：一会儿很强，推着竹筏飞快前进，弄得竹筏嘎嘎作响；一会儿风力又减弱下去，小得几乎觉察不到。内尔松小心地操着舵，不让筏子和岸上斜长到河面上来的树干相撞。赛尔索和瓦蒂纽站在筏前用手电筒四处照射。

深夜十一点，内尔松掌着舵，两个弟弟伏在帐篷布上睡着了。虽说月亮已经升起，在周围洒下一层银辉，内尔松还不时在用手电照射水面，指望能发现小船的踪影。突然，他发现水里有条鳄鱼，它的两只眼睛在手电照射下闪着阴森可怕的凶光。为了给自己壮壮胆，内尔松生起了火，煮了一杯咖啡。

猛然，蹲在竹筏前端的伟伟叫了起来，内尔松赶紧走过去把它按住，不让他往水里跳。原来不远处有一条鳄鱼把脑袋伸出了水面，在径直朝筏子游来，并且显然是朝着伟伟来的，鳄鱼不顾强烈的光柱照得它头晕目眩，还是一个劲儿地向筏子靠近。眼见它就要碰到筏子的横木了，却又把尾巴一甩，钻进了水里，它的背部触到筏底，猛地翻过身来，使筏子一个摇晃，内尔松差点失去平衡，栽倒下来，这样一来，其他两个孩子也都惊醒了。内尔松向他们说明情况，瓦蒂纽拿起枪问道：

“这该死的鳄鱼，在哪儿？”

他本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勇敢，可是话刚说完又倒头睡着了。不一会儿，赛尔索也发出了鼾声。内尔松不得不更加提高警惕。他估计已经航行了十多公里，“可还不见叔叔的踪影。他不可能游这么远，游这么久；会不会发生什么不幸？万一碰上……鳄鱼……怎么办？只得继续向前，找到一个人，让他帮忙去弄一条船，然后再返回来找叔叔。不管是死是活，一定要找到他！内尔松不禁打了个冷战，不敢再想下去了。

一团乌云遮住了月亮，周围变得一片漆黑。只有手电的光柱象一把利剑划破夜幕。守在筏头的伟伟小声叫起来。内尔松看看狗，只见它眼睛死死地盯住了前方。内尔松仔细地察看着。前面是河弯，手电筒照不了多远。他紧紧抓住越来越不安静的伟伟，防止它跳进水里。就在手电筒灯光划过前方的一瞬间，内尔松看到黑暗中有一个亮点在空中晃动，象是在划着圆圈，接着又左右来回划动几下。那是有人在打信号！一定是希科叔叔！他举起手电在空中模仿莫尔斯电码询问对方是否是希科叔叔。对方朝空中打了两枪表示回答。内尔松高兴得要哭了出来！还没有等他去叫弟弟们，伟伟的欢叫声已经把他们吵醒了。他们顺着内尔松指点的方向看到了信号，禁不住高喊起来：

“叔叔，叔叔！”“我们来了！”

远处传来兴奋的回答：

“暖、暖……”

好象风也跑来帮忙，吹着笊子急速向前靠去。十五分钟以后，他们就在岸上和叔叔搂在一起了。叔叔说：

“我相信你们会来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觉得筏子一定会把你们送来的。”

“船呢？”内尔松问道。

“还没找到。我向下游游去，风很大，估计船会走得更快。也可能那天晚上暴风雨一开始它就给冲走了。如果这样，那就漂得更远了。”

“我们也没看到船。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倒也是一个安慰，说明你还在找船，没有出事……”

“天快黑的时候。我选择了这里上岸。这是一路上唯一能够登岸的地方。我累极了，只好等明天天亮再继续前进。白天我碰到了好几条鳄鱼——它们

莫尔斯（1791—1872）美国电报发明家，莫尔斯电码是拍发电报时用以代替文字的符号，由莫尔斯首先发明。

白天一般都不伤人，可是到了晚上，它们要觅食，会袭击一切在水中活动的东西。”

“你什么东西也没吃过吧？一定很饿了。”

“我吃了你们放在罐里的饼干。”

“那也一定有点饿了，”

“不是有点儿饿，而是饿极了。来，咱们用豆子和大米煮点饭吃。先喝点咖啡，我看你们好象正在煮咖啡。”

“对，不过我们先吃炖雁肉，再喝咖啡。大雁是我们在宿营地那儿打下来的。”

“好呀，你们也会打飞行中的大雁了，大有进步！”

看来他们真是饿极了，一边大口大口吞着雁肉，一边谈论着。希科叔叔听孩子们讲完以后，也叙述了自己的遭遇：

“离开你们以后，我一口气游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觉得装着手枪、子弹和衣服的罐子越来越沉，只好顺风仰游，让流水推着慢慢前进。开始我沿着岸边游，在河边遇到一条大蟒，幸好它正躲在一堆茅草中睡觉，否则就糟了。我担心再碰上类似的事情，就改在河中间游。天黑的时候，我游到了这个唯一可以上岸的地方。”离岸还有五十米左右，突然一条大鳄鱼卷起一团泥水钻进水里，然后把鼻子露出水面，朝我游过来。我取出手枪的时候，它离我只有十米远近，整个身子都浮出在水面，甩动尾巴，张大嘴，齙着两排锋利的大黄牙向我扑来。我在它距离两三米的时候照准它的咽喉连开了三枪。它倒向一边，拼命挣扎着，掀起的浪花把我推出三、四米远。不一会儿，鳄鱼就肚子朝天叭到河里去了。看来一定有一颗子弹打中了它的心脏，否则它还会有促够的时间把我撕成碎块的，因为这种动物对疼痛感觉似乎特别迟钝。”

第十九章

在希科叔叔讲述惊心动魄的经历时，他们并没有忘记小船，手电筒的光柱不时在水面上扫来扫去，不过看来希望已经十分渺茫了。

已是午夜时分。经过一天的劳累和兴奋之后，两个弟弟躺在篷布上裹着毯子早睡着了。内尔松说：

“多好的风呀，可惜我们太累了，都要休息，不能利用了。”

“你先睡觉吧，也该歇歇了，”叔叔说，“我在这儿看着，别让我们的船从旁边溜过去。再有一两个小时月亮就要落了，那时我再把筏子驶到河心，那里没有蚊子，然后让伟伟值班守夜，”

“我也再等会儿，我总觉得我们的船就在附近。”

果然，半小时以后，月光照在前方大约两百米远的河弯处，有一艘小船在闪闪烁烁。两个人几乎同时看到了它。

“瞧，它在那儿！”

“谢天谢地，终于找着了。”

他们没有叫醒两个弟弟，就把筏子撑到下船旁。小船的螺旋桨挂在岸边的木桩上，缆绳仍然绑在小树上，小树还在水浪中漂动，他们把小船拖到河中央，然后小心地把船上的缆绳系到竹筏后面，挂起自制的船帆，让竹筏在水中慢慢前进。几分钟之后，他们也裹着床单蜷缩在帆布上沉沉入睡了，第二天天刚亮，瓦蒂纽第一个醒来。他高兴地大声叫喊：

“叔叔，叔叔！看哪，船在这儿！”

“真的，快醒醒，叔叔，我们找到船了，”赛尔索也醒了。

叔叔从被单里钻出脑袋：

“你们可真有本事，专会找到别人已经找到的东西。”

几天前他们就没有面包了，连最后一些饼干也吃光了，今天只能简单地喝点咖啡。

“可怜的伟伟，你一定饿了……”瓦蒂纽一边说着，一边把一杯咖啡倒进铝盆里，又掺上些木薯粉。不一会儿，伟伟就吃得一干二净。

“咱们要走快点，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叔叔说。

“这么说我们又要把竹筏丢掉喽？”

“是的，和上次一样，我们还把它放到水里，让它自己顺水漂浮，谁知道将来还会不会用得上呢，但愿不会，至少情况别象上次那样糟糕！”

小船把竹筏拖到河中央，又拖了几百米，他们才快快不乐地放开它，望着它在河弯处渐渐消失……

在这一天的航行中，他们钓到了几条多拉杜鱼，还打了些野鸭。靠岸之后，又捉到了鹧鸪，摘到了野果。当天吃完丰盛的晚餐之后，剩下的食物还足够供两天享用。他们各自钻进帐篷休息之前，内尔松提醒大家说：

“我已经把船牢牢地拴在离河边较远的大树上了，不然，我们又走不成了。别看现在天气这么好，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来一场大暴雨。你们没有听到隐隐约约的雷声吗？”

“这下你可搞错了，内尔松。那不是雷声，而是四五公里外阿瓦涅达瓦瀑布的水声。”叔叔笑着说。

天刚亮，他们早已洗完澡，吃完饭，拆掉帐篷，把东西都搬到了船上、小船顺着水流急驶而下。

“现在我们用不着担心汽油不够用了，一到阿瓦涅达瓦镇，我们就能备足汽油。以后天一亮就启程，天黑才宿营。不然，会耽误你们开学的，”

“叔叔，还买果酱吗？好几天没吃啦……”

“要买的，赛尔索。我们要在这里把一切必需品都备齐，旅行结束以前不再买东西了。另外，那几张兽皮，味儿太难闻，我们通过铁路托运回去。说不定兽皮比我们还先到圣保罗呢！”

阿瓦涅达瓦瀑布的轰鸣声越来越大，淹没了小船发动机的歌唱。河面突然向两边延伸，宽达四百多米。一座白色的水坝坐落在河中。他们把船停靠在右边的小码头上，在一位当地人的帮助下，把小船和行李顺利地抬过了大坝。希科叔叔酬谢了当地人，便领着孩子们到小镇上去购买汽油和其他日用品，他们又寄走了兽皮，然后到一家简陋的饭店里去吃了午饭。

他们驾驶小船离开阿瓦涅达瓦瀑布时，我们的“打豹英雄”

还在啃抹上奶油和果酱的面包。

河水依然很浑浊。巨大的瀑布在两块褐黄色巨石中间翻腾直下。中间一股水流落差有五米左右。白色的水帘和浑浊的河水形成鲜明对照。

两岸几乎没有什么树木，只有咖啡园和玉米地。当地人居住的小屋历历在目。随着小船越驶越近，现在可以看清，多数房子是茅草盖顶的土屋，只有少数是瓦房，一片贫穷的景象。人们在院场上和窗口边好奇地望着这艘银白色的小船，孩子们争先恐后跑到岸边向他们热情招手。

航行并不顺利。经过一片沙洲之后，小船驶进了旋涡区。那里水流湍急，小船被冲得来回摇晃，随时都可能卷入河底。浪花不断向船上打来，他们不得不穿上救生衣，并且用帆布把行李盖住。当激流的轰鸣声传来时，希科叔叔提醒大家：

“都到后面去坐好，保持船的平稳。前面很不好走！”

小船又一次进入旋涡，象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急流中跳来跳去。孩子们紧紧抓住船帮，一声不响，任凭浪花打湿他们的衣裳。当小船驶出危险区后，他们这才站起来舒了一口气。希科叔叔望着瓦蒂纽打趣说：

“你的救生衣下面鼓鼓囊囊的是什么东西呀？”

“我？哦，没什么：就一罐果酱。”瓦蒂纽结结巴巴地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准备一旦翻了船给大家吃的！……”

第二十章

驶出旋涡区，经过六、七公里水流平缓的河道，便听到埃斯卡拉姆萨滩越来越大的轰鸣声。驶进滩区，交谈必须提高嗓门，才能使对方听见。希科叔叔停下机器和内尔松一齐跳下水去，膛着没膝的河水，扶着小船寻找便于通行的地方，以免撞在礁石上。瓦蒂纽抓住伟伟脖子上的皮圈，不使它跳进河里。遇到水深处，两人又爬到船上，开动倒档，使得船在激流中不至于前进得太快，即使这样，小船还是用每小时十五公里的速度向下游冲去，通过了险区。

“好了，我们可以上岸吃饭了，十点多了……”瓦蒂纽松了口气说。

“怎么，你已经饿了吗，瓦蒂纽？要通过马古古滩以后才能吃饭，很可能在那里我们还要下水。吃得太饱不宜在水里工作。”叔叔说。

雄伟壮观的马古古滩出现在眼前，船已经来到了水流最急的地方。他们把船停在左岸，在这里可以看到河心有一个被树丛覆盖的大岛。在岛和右岸之间，有一个天然的斜坡，一半河水顺着斜坡奔腾而下。他们把船拴好，登上河岸，仔细地观察航道的水势，检查有无障碍物，并画出了行船路线。

回到船上后，他们发动机器，扳动倒档，抵消一部分激流的推力，减低船行的速度。内尔松站在船头，用一根大竿子不断点着水中的礁石，避免触礁。两个弟弟坐在船尾聚精会神注视着哥哥的动作。最重要的是保持船头朝着正前方，船头稍稍偏了，就会触礁翻船。

前面出现两块礁石，它们相对矗立，形成两个门柱，内尔松用长竿向第一块巨石一撑，由于用力过猛，小船向另一块石头冲去。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竿子滑了出去。他也失去了平衡，栽进旋涡，在船前几米远的地方露出头来。他想逆流而上，靠近小船，可是水流太急，反而离小船越来越远。

“内尔松！”

“你等着……”

“不用着急，”叔叔安慰两个小家伙，“他穿着救生衣，不会有危险的，我们要马上通过这一段激流了，一到下游就不难找到他。”

这时，伟伟叫着要往水里跳。瓦蒂纽还没来得及制止，它就从他手臂下窜出去，跳进了水里，向内尔松游去。这些事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然而就在这几秒钟里，推进器撞到石头上，发动机的连杆折断了。这样一来，由于机器空转，小船失去控制，在水中急速向前冲去。希科叔叔操起一支船桨掌握方向。即使如此。小船还不时在水里的石头上擦过。幸亏船体结实，总算经受住了五分钟惊心动魄的考验。刚过险滩，他们就看到内尔松站在下游两百米的岸上高高兴兴地向他们挥手，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了：原来内尔松又纵身跳进水里，好象在打捞什么东西。不一会儿，他们把内尔松拉上船来，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种古怪的行动：

“我想去捞回那很顺水漂下来的长竿子。即使不为那根竿子，我也得跳下水去，因为河边有几只蛤蟆招来了一条大蛇，正在从沼泽地那边爬来。”

赛尔索打开防水行李袋。取出一件干衣服递给哥哥：

“快穿上吧，不然要感冒的，你掉到河里去的时候浑身都是汗水。伤着哪儿没有？”

还没等哥哥回答，瓦蒂纽就插话说：

“我正想到水里救你，伟伟先去了，那……就用不着我了。”

“太感谢你了，瓦蒂纽。幸亏你没去，要是你跳到水里，那就更麻烦了。我还得救你——你到现在还没有学会游泳呢！”

“可我穿着救生衣呀，”

叔叔打断了他们的争论：

“小伙子们，这种事儿在旅行中是挺有意思的。好啦，咱们把船靠到岸边，上岸去把午饭热一热吧！”

“叔叔，刚才你穿过激流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石头的颜色非常奇特吗？”内尔松问。

“那是火成岩，上边灰色的斑点是细小的沙粒；那些青色的部分是岩浆变成的。岩浆四溢的时候，这些沙粒给裹了进去，冷却以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岩浆？可我怎么没有看到火山呀？”

“在我们这个地球形成的初期，到处都是火山。随着地壳逐渐冷却，有些地方就象烟囱一样向外喷射地球内部象火一样的物质，这就是活火山。还有一些火山，经过多年的喷发，内部压力消失，不再爆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火山。另外还有一些火山由于亿万年来地壳运动和大片平原的出现而消失了。这些岩石，以及铁矿、铅矿、金矿、锡矿和金刚石矿，都是火山曾经存在过的证据，因为这些物质原本都是存在于地壳内部的；

他们把剩下的鱼热了热，吃得很香。瓦蒂纽当然不会忘记提醒大家吃奶酪和果酱。

第二天下午，他们来到了预定的地点，在右岸设营。那儿地势大大高出河面，另一侧，有一大片沼泽地，不时飞过一群群大雁和白鹭。还有会发出尖厉叫声的萨拉古拉鸟和铅灰色的索格索格斯鸟，这种鸟专门寻找光秃秃的树木栖息，在沼泽地上空来回盘旋。这时有一片乌云遮住快要下山的太阳，预示着夜间又要有暴雨降临，晚饭吃的是炖鸭肉，不过还有点不到火候，要是再炖一会儿，味道就会更加鲜美。吃罢饭，希科叔叔拿起渔具说：“咱们去钓几条鱼明天吃吧！面包已经没有了。把木薯粉和鱼煮在一起也很好吃。”他把鱼线丢进河里。鱼钩上用一块鱼肉作钓饵。还不到五分钟，就看见鱼钩被什么东西轻轻拖进了水里，希科叔叔又把鱼线放出了一米左右，然后突然收起鱼线。原来那是一条足足有三拃长的茹鲁波卡鱼。伟伟刚扑上去咬住它，突然哀叫起来，用前爪不停地抓着鼻子。

“这条鱼把伟伟咬了。它有毒吗，叔叔？”瓦蒂纽问。

“你几时见过这种鱼会咬人，瓦蒂纽？这种鱼没有牙齿，伟伟是被它身上的刺扎了一下，它的刺有一点毒，不过不要紧，抹点儿碘酒就好了。也好，这样一来它以后就不至于见了什么都咬了。”

叔叔和瓦蒂纽在给伟伟护理伤口，内尔松又放上诱饵，布下鱼钩。不一会儿，又一条茹鲁波卡鱼上当了，这条鱼有九十厘米长，这一次伟伟果然不敢咬了，只在旁边愤怒地叫喊。

“这一回看我的。”瓦蒂纽说，“我要钓一条最大的。”

他把鱼钩扔到水里。由于鱼线缠在腿上，只扔出去几米远。他正整理鱼

一种水鸟，生活在巴西南部。白天多栖息于河边沼泽地带草丛中，傍晚出来捕食昆虫和小鱼。

一种大型涉禽。属鹭科，产于南美洲河湖沼泽地区。

一种较大的淡水硬骨鱼类，分布在巴西各地。头小，体暗褐色，有黄斑。

线，准备收回钩子重新扔出去，只觉得绳子沉甸甸的，急忙叫起来：

“上钩了，一条大的。”

尽管大家并不相信，不过还是走了过去。除了瓦蒂纽以外，都认为充其量不过是条小鱼，因为没有看到什么动静，甚至有可能是挂在水底的树根或杂草上。

“这要是条鱼，让你烧我的手指头……”赛尔索打赌说。

还没等瓦蒂纽回答，一只大龟给拖出了水面。黑暗之中，瓦蒂纽一时没看清，吓了一跳，松了鱼线就跑，大龟又滑进水里。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内尔松赶紧上前把龟拖上岸。希科叔叔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龟呢！

“看到了吧？”瓦蒂纽自豪他说，“你们这些蠢家伙，我不是说要钓一个大的吗？”

“可这不是鱼呀，是龟！”

“对呀，我也没有说我钓的一定是鱼呀！”

大家只顾和瓦蒂纽取笑，没注意到那只大龟挣脱了鱼钩向河里爬去。伟伟上前挡住它，但不敢下嘴，生怕它身上也有刺。

“我们真有运气，”叔叔说，“钓到了茹鲁波卡鱼。这种鱼好吃极了，并且脂肪厚得很，煎鱼用不着放油。”

不到半小时，孩子们又钓了六十多条鱼。刮掉鱼鳞，收拾干净以后，就一边煎一边吃起来。伟伟在一旁大口大口地吞着用鱼汤拌的面糊。

“伟伟吃得那么快，不嚼就咽，这不伤身体吗？妈妈常常提醒我们：‘要细嚼慢咽，否则胃消化不了，食物中的营养就不能很好地吸收’。”

叔叔解释说：“狗消化食物的能力比人强得多。他消化骨头，就象人消化面包和土豆一样容易。猎人没有时间给狗专门做吃的，它们就象马一样吃生玉米……”离依达布拉瀑布还有多远？”内尔松问道。

“还得经过好几个地方才能到达。过了依达布拉再走五公里，就到巴拉那河，那是我们这次蒂埃特河旅行的终点。到那儿还需要三天，随后再顺巴拉那河航行十五公里；就到诺罗埃斯特桥附近的茹比亚火车站，我们将从那儿乘火车返口圣保罗。”

“真遗憾！……”

“没想到假期过得这么快……”

“告别蒂埃特河时，我一定会哭的。”

“那就赶快上床去哭吧！明天天不亮我们就得起床。”

第二十一章

从对岸沼泽地传来的萨拉古拉的叫声把希科叔叔吵醒了。他意识到睡过了点，爬起来向河边走去，太阳还在地平线以下，可金色的霞光已经穿透东边天际白色的云层。成群的大雁在广阔的沼泽地上飞来飞去，苍鹭和索格斯鸟也正在寻找露出水面的小鱼和青蛙。在两百米宽的蒂埃特河里，河水平静地流着，一群群多拉杜鱼正在贪婪地追逐小鱼，在河面上搅起阵阵涟漪。这片美好的景色，希科已经领略过不止一次，可是，他酷爱大自然，因此每次总是感到那样新奇，那样迷人，那样壮观。

天有不测风云，他们洗完澡，吃过早饭，刚开始拆帐篷，远处大片雨帘伴着雷鸣闪电向这边压来。他们只得重新把帐篷支好，把搬出来的行李又搬回去。

“咱们把帐篷加固一下，从乌云移动的速度看来，风的来势不小。”

“我去给船再拴上一根绳子，把绳子一头拉到这儿，这回决不让它再跑啦！”

“你快去！我在这儿打桩子固定帐篷。幸亏烧好了鱼肉，要不然中午就没有吃的了，喂，瓦蒂纽，我们的大勇士，你去帮赛尔索拾点干柴放进帐篷，下过雨找干柴主人可就难了。”

狂风卷着暴雨呼啸而来，仿佛要把一顶顶小帐篷卷到天上。突然，希科叔叔的帐篷里响起了枪声。

“叔叔，怎么回事儿？”大家几乎同时喊起来。

还没等叔叔回答，三个孩子就冒着滂沱大雨跑出各自的小帐篷。

“有一条蛇想要到我这儿来避避雨，我可不爱跟这种东西作伴……”

“我也去看看有没有‘不速之客’去‘访问’我的帐篷，可我得带把长刀。”瓦蒂纽说。

“我已经告诉你，刀不是用来砍毒蛇的。”

“可我杀死过两条毒蛇，也没有发生什么危险。”

“尽管这样，也用不着再次表现你的勇敢！你就在这儿给我呆到雨停。赛尔索，你到内尔松帐篷里去，准备好猎枪。”

“叔叔，雨落在帐篷上就象密集的鼓点，午觉睡不成了……”赛尔索嘟囔着。

“叔叔，你快治治他吧，他的懒病又犯了。”

“这才不是懒呢，瞪着眼望着外面下雨有什么用？这里没有那么多的毒蛇好打，更何况它们并不都想‘访问’我们。”

“你只说对了一半，赛尔索，”叔叔插话说，“这样的大雨冲垮了不少动物的巢穴，那些藏在树洞里的老鼠和在树枝上作巢的小鸟都不得不重新寻找干燥的地方安家。现在，外面雨这样大。那些毒蛇很可能到咱们帐篷里来，因为这儿干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你们都淋湿了，快去换衣服吧！……”

还没等到那两个孩子跑回帐篷，忽然听到伟伟在河边狂叫起来。他们很快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河对面沼泽地有条大蟒，背脊露出水面，正在水里扭动身子游过来，不一会就爬上了岸，这时，它离伟伟只有几米远近。只见，大蟒摆好了搏斗的架势，凶狠地盯着伟伟发动了进攻。

“叔叔，乘它还没有吞下伟伟，快开枪吧！”孩子们焦急他说。

“吞不下的，你们没见它的脑袋没有伟伟的大吗？”叔叔回答。

“让我来打掉它！”内尔松说。

“要瞄准头部！要是打不断它的脊椎骨，即使受伤，它照样还能咬伟伟。”

内尔松站的位置并不理想。要是开枪，很可能伤着伟伟。伟伟越来越凶，根本不听瓦蒂纽的召唤，好象非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不可。它向前扑了两米，更加靠近那条大蟒。大蟒直起脑袋，把上身弓成“S”形。眼看就要扑向伟伟了。

“内尔松，快开枪！”

已经晚了。满脸的雨水遮住了他的视线，他无法瞄准。只见内尔松身体略向前倾，扣动了扳机，然而子弹却在巨蟒头上飞了过去掉在水里。巨蟒开始进攻，动作非常迅速，几个死死盯住它的人谁也没有看清，它那锋利的牙齿已经把伟伟的脖子咬住。

伟伟痛得汪汪直叫，拼命挣扎，可巨蟒的动作比刚才更迅速。它探起身，整个身子呈凹形，想把伟伟盘住。伟伟怎么也无法脱身出来。

“叔叔，快去救伟伟！”

瓦蒂纽一边呼叫，一边向巨蟒跑去。叔叔拦住了他，不让他靠近巨蟒，内尔松又打了一枪，打穿了蟒的身子，却还没有击中要害。受伤的巨蟒不那么灵活了，它微微松弛一下身体；但是。几秒钟之后，它又向伟伟盘去。希科叔叔急忙补上一枪，子弹终于打断巨蟒的脊椎骨，它突然瘫痪下来倒在地上，咬住伟伟的嘴也松开了。猎狗这才挣脱出来，可是并不跑开，反而回头用它那锋利的牙齿狠狠撕咬巨蟒。大蟒虽然咽气，却还在蠕动。看得出来，它那些全身发达的肌肉还在斑纹下收缩。

“叔叔，再给它一枪，它还没死呢。你看它的身体还在象一根橡皮伸缩哩！”

瓦蒂纽一边说，一边举起长刀向巨蟒砍去，恨不得把它剁成碎块。

“它已经死了。象蛇、鳄鱼、蜥蜴、龟等神经系统比较低级的动物，死了以后还会动上好一阵子。”

“我们给伟伟打一支抗毒血清吧！”

“不需要，我已经给你们讲过，这种蟒就象它的近亲日博亚一样，是没有毒的，给伟伟的伤口擦点儿碘酒就行。幸亏这条大蟒还没有来得及使出全身的力量，不然，伟伟就被它勒死了。”

他们都被雨水淋得浑身稀湿。这时雨越来越小，变成了毛毛细雨，最后完全停止了。他们不再耽搁，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到船上，启航出发了。船后又溅起白色的浪花。沿河航行了五公里，左岸出现一片沼泽地，景色非常美丽。他们赞叹了一阵，静下来尽情欣赏这迷人的自然画卷：成百只苍鹭栖息在沼泽地边沿的树木上，白色的身体点缀着绿色的原野。成群的大雁、依列列乌和野鸭也在飞来飞去四处觅食。希科叔叔把船靠近岸边，关掉发动机，让小船顺水漂流，这样，人们就可以清楚地听到这种百鸟齐鸣的音乐会了：有的沙哑低沉，有的婉转动听；有的尖锐刺耳。也许由于雨过天晴的缘故，这些居住在绿色世界会飞的居民显得格外欢快。

“叔叔，这儿多美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里的迷人景色！你们瞧，那些苍鹭穿过云层，在雨后的阳光下飞翔得多么自由自在呀。”赛尔索指着天

巴西一种较小的蟒蛇，无毒，体长四米左右。体灰紫色，有暗色条纹，两侧有卵形图案花纹，生活于树林及旷野，以啮齿类动物或鸟类为食。

空说。

“在这里停一会儿吧！反正已经到了沼泽地的尽头了。”

“不，内尔松，不能再耽搁下去，”叔叔说，“这里景色虽好，我们却必须在天黑以前赶到目的地，前面还得穿过十字架滩呢！”

马达声把一只美洲獭吓得拼命向对岸游去。伟伟想去追赶，瓦蒂纽赶紧把它抓住，内尔松也一把抓起猎枪问叔叔说：

“你把机器停一下，别让船摇晃，我来打掉它……”

“干什么？！”叔叔制止道；“法律规定不许打这种动物，再打它们就绝种了。”

第二十二章

小船马上就要驶出沼泽地区，一阵香气扑鼻而来，孩子们惊奇地喊叫起来：

“真香啊，叔叔，这是什么香味？”

“简直象打开了香水瓶……”

“这是沼泽地里百合花和水浮萍花的芳香。”

河面越来越宽，他们停下来给发动机加油，这时，已经能听到十字架滩哗哗的水声。

“大家穿好救生衣，”叔叔下了命令，“这一段水路非常危险。我上次经这儿，水位很高，只有少数礁石露出水面，现在就更危险。一旦触礁翻船，我们连人带东西都会被抛到河里。”

瓦蒂纽悄悄把一罐番石榴酱塞进救生衣，回到他坐的位置上去。

滩区的河面有四百多米宽。由于离落水区越来越近，水流更加湍急。河中间有一个较大的岛和两个小沙洲。岛与左岸之间的河道水位落差小，因此，虽然有很多明石暗礁，倒也算不上十分危险。经过一番仔细研究，他们选定了左边的航道，行李和枪支都由孩子们细心地用不透水的帐篷布包好，结结实实地绑在船上。叔叔说：

“这样，一旦翻船，这些东西就会在水上漂一阵子，我们就能捞回来。内尔松还是象前几次一样在船头撑篙，防止船头触礁，其他人坐下来，拿着帐篷杆子，随时准备帮助内尔松躲避礁石。谁要是掉进水里，就赶快向岸上游。”

“可瓦蒂纽还不会游泳呢！”赛尔索十分着急。

“我已经会一点儿了，只是怕水呛进鼻子。不过有了救生衣，游到对岸不成问题……”

“现在已经三点半了，稍微晚了一点。可是只要一切顺利，一个小时可以到达鬼门峡的附近，朋天一早就能通过峡地！”叔叔说。

马达开动了，小船缓缓朝前驶去。来到水流湍急处，他们把机器换上倒档，控制船速。大家都默不作声。开始，内尔松站在船头，后来小船颠簸得他难以站稳，只能蹲下。

小船沿河边的石壁缓缓向前。这里倒是没有什么障碍，但伸入河面的石壁使河床变得异常狭窄。过了这一段，小船又驶进了翻滚的旋涡。内尔松站起身来，把篙撑在石头上。突然，篙尖一滑，他掉进了滚滚的激流。瓦蒂纽赶紧抓住哥哥的裤脚，也随着落进水里，现在，小船船头朝后，船尾冲到一块刚刚没在水面下的礁石上，船帮撞了一个洞。

水灌进船舱，冲走了一卷行李。赛尔索和叔叔也被抛进水里，但他们总算抓住了船帮，在水里站稳了脚跟。

“赛尔索，你来扶住小船，我看能否把船头掉过来固定在这两块石头中间。”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船头掉了过来。这时水已经灌了半个船舱，行李在里边漂来漂去。发动机也被撞了，化油器里已经进水，推进器的

化油器，又叫汽化器，车、船上用汽油作燃料的内燃机上的部件。它的作用是招汽油变成雾状；按一定比例和空气混合，形成供气何燃烧的混合气。

叶片都撞裂了。船再也无法开动。

“叔叔，内尔松和瓦蒂纽，还有伟伟都冲走了……”赛尔索愁眉苦脸他说。

“他们不会有危险，还是先管我们自己吧！来，用这罐子往外舀水。你看，内尔松已经抓住那卷行李了，瓦蒂纽正在帮他推呢！”

水舀得差不多了，小船浮了起来。

“你上船，我来扶着，这儿水不深，”叔叔说道。

就这样，他扶着船帮，遇到水深游几下，遇到水浅走几步，一直把小船推到水流平稳的地方才上船，划桨顺着水流把船靠上了右岸。

“他们一定象我一样冷得打哆嗦了吧。！”

“一会儿就会好的。密封罐里有火柴，我们马上就生火。走，咱们去捡树枝。”

火升起来了。湿衣服搭在火堆旁的竹竿上。等到衣服烤干，他们才解下裹在身上的帆布，穿上衣服，把剩下的饭热了热，狼吞虎咽地吃开了。

“叔叔，我们吃上了，可他们呢，浑身湿淋淋的……”

“你没看见瓦蒂纽不是早有准备了吗？他藏了一罐番石榴果酱。现在肯定也吃上了。”

“可是他们没有火……晚上会冻坏的。”

“如果能把那卷行李带上岸，他们就有衣服了。”

叔叔借着晚霞的光亮把机器拆下来。赛尔索走到河边大声喊：

“内尔松，瓦蒂纽！”

他一连喊了好几遍，然后两手放到耳朵后面等候回答。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听到，哭着回来了：

“叔叔，怎么没有回答呀，他们不会出事吧？”

“哎呀，你尽说傻话。他们怎么能听到你的喊声呢！他们有救生衣，绝不会淹死，也绝不会挨饿……别哭了。来帮帮忙！如果有月亮，下半夜咱们就走。他们要是不被水冲下去，到鬼门峡一定会遇到他们。即使真的被冲过了鬼门峡，他们也至多让石头碰破点儿皮罢了。”

趁叔叔一时不需要他帮忙，赛尔索又跑到河滩上去呼喊两个伙伴。喊呀、喊呀，他的嗓子都哑了。突然，他激动地跑回来告诉叔叔：

“叔叔，我听见了伟伟的叫声。”

“是吗，真是这样的话，说明他们离这儿并不远，一定在鬼门峡这一边，如果在那一边，水声就会压过伟伟的叫声。走，我们去看看。”

他们来到河边，拉长声音喊着。果然，隐隐约约听到伟伟的叫声，而且越来越近，赛尔索高兴得蹦了起来，可叔叔却开始发愁：如果只是伟伟回来，说明它的伙伴们失踪了，或者发生了别的不幸……不一会儿，伟伟从树林里钻出来跑到他们面前，把前爪搭在叔叔的肩上，舔他的脸。这时，叔叔看见伟伟脖子上拴着一根有软木塞的竹筒。他取下竹筒，打开塞子，抽出一卷薄树皮，他凑到火堆旁一看，上面用刀刻着。

“一切都好。行李在。番石榴酱很甜。我们在下面。送火柴。明天见！”

赛尔索高兴得哭了，叔叔紧紧搂住他，然后拿起猎枪，选了两颗装有黑火药的子弹走到河边，朝空中连放了两枪，因为是黑人药，枪声传得更远。

半小时后，伟伟吃完了赛尔索做的鱼肉和木薯粉粥，蹲在叔叔面前，象是在等待命令。

“叔叔，现在我们怎么办？”赛尔索问。

“把火柴送去。来，我们试试看，它愿意不愿意回去。”

他把防水打火机包一张字条，塞进竹筒。纸上简单叙述了翻船以后发生的事情，并且告诉他们，明天一早就下去。他把竹筒套在伟伟的脖子上。聪明的伟伟一动不动，似乎很明白主人的意图。他们把伟伟带到刚才出来的树林旁边，抚摸着它，指着树林深处说：

“瓦蒂纽，去找瓦蒂纽！”

可爱的伟伟兴奋地闪动着明亮的眼睛，汪汪叫了几声便在树林里消失了。叔叔和赛尔索默默地看着渐渐远去的狗，倾听着由近而远，最后完全消失了的沙沙声。

马达重新装好了。他们试了两三次，机器终于转动了。

“我们先钓几条鱼再睡觉，我们俩明天的早餐连内尔松和瓦蒂纽两人的午餐都没有着落呢。”

“叔叔，让我去钓鱼吧！我要钓一条比内尔松钓到的还大，……可是鱼饵呢？”

“这容易，你把小鱼钩拿来，在火堆旁飞来飞去的蛾子就能当钓饵。”

赛尔索来到河边，高兴地说：

“这儿的小鱼可真不少。”说罢他就聚精会神地钓起鱼来。

希科叔叔用两条小鱼作诱饵，把一根较粗的鱼线扔到浪花翻滚的河水里，又把鱼线的一头拴在树杈上。之后他又拖来一根很粗的枯树干放在火堆上，防止夜里篝火熄灭。

“叔叔，我已经钓了二十多条鱼啦，等钓到五十条我就去油炸。”赛尔索对叔叔说。

“那可费事啦，小鱼不好去鳞。”

“叔叔，你等着瞧吧，我一会儿就能炸好。”

“很好，赛尔索，你真的不再懒惰了，我非常高兴。”

“叔叔，你不是说过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吗？”

“我这是开玩笑，过去的事今后不再提了。”

拴着鱼线的树杈剧烈地摇晃起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上钩的鱼正在用力挣扎，都快把树杈拉断了。

“叔叔，快拉，要不就跑了……”

“现在还不能拉。它一定把鱼钩吞了下去，等它精疲力尽了再说。现在我们拉不上来。”

过了一会儿，那条鱼不再挣扎。希科叔叔动了动鱼线，它又挣扎了一阵。这样，一直等到大鱼的脑袋露出水面叔叔才说道：

“快把枪和手电筒拿来！这家伙起码有三十多公斤重。虽然它已经乏力，不过它不死的话，还是拉不上来。”

叔叔拽着鱼线，把大鱼的脑袋保持在水下几厘米处，然后用灯光照着。赛尔索瞄准大鱼头和身子相接的部位开了一枪，大鱼的肚子翻了上来，又慢慢地沉下去。这时，他们才把这条一米半长、三十多公斤的大鱼拉上了岸。

“叔叔，这条鱼属于哪科，我看它属于鲶科，因为它和花鱼很相象。”

“对，赛尔索，我看你把课堂上学的东西用上了。鲶鱼是我国南部河流中一种最大的鱼。”

“我有点喜欢上动物学了……”

赛尔索去河边洗碗，突然高兴地喊叫起来：

“叔叔，伟伟把火送到了。你瞧，他们生起了火，”他一边说，一边指着下游远远的地方。

他们隐隐约约看到远处一堆篝火照亮了树冠。

“叔叔，伟伟可真是我们最勇敢、最忠实的朋友！”赛尔索感叹说。

“这样无私的朋友是很可贵的。好，咱们去睡觉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第二十三章

看到远处的火光，他们不再为失散的伙伴担忧了。一觉醒来，东方熹微的晨光预示将有一个万里无云的好天。

“唉呀，瞌睡虫，快起来热咖啡！”叔叔催促说，“我去拆帐篷，整理行李。船已经弄干净了。你把水壶灌满，再把锅里的鱼热好，这是他们俩的午餐。”

半小时后，小船已经到达鬼门峡。赛尔索问：

“这儿为什么叫‘鬼门峡’呀？它和鬼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洪水季节快到了，所以很容易通过。要是旱季，水位很低，情况就大不一样。天晓得给它取名的人们经过这里对它是像个什么样子！？现在有了轻便船和大功率马达当然不难过去，可是当年，探险者前往布拉塔西班牙殖民地都得乘又大又笨的大木舟，都得载上沉重的食品和行李，那就很难说了。一七二六年，这里的航运相当繁忙。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开发队之一就是通过对这条河向内地出发的。这些事留在以后再给你们讲吧。”希科停了一下，又指着右边的河岸说：“你看，他们俩正在岸上向我们招手呢！”

“瓦蒂纽！内尔松！”赛尔索喊起来。

“别喊了，他们听不见，离得还远，水声又那么大。”

“叔叔，我太高兴啦！”

“我也很高兴。伟伟送信来之前，我真担心他们会出什么事情。”

过了一会儿，传来了孩子们的呼喊声和伟伟清脆的欢叫声。

船刚一靠岸，孩子们就兴奋地互相问候、拥抱。接着，那两位英雄就坐在火堆旁大口大口地吃起热乎乎的鱼肉来。内尔松端起水壶正要倒咖啡，瓦蒂纽不满意地问：

“难道现在还不让吃点果酱吗？”

“怎么，你们现在还有果酱？！”希科叔叔惊奇地问。

“叔叔，我正想告诉你呢。在这儿上岸以后，我已经很饿了，就想打开那罐果酱——你知道，果酱是我带来的——可是这位先生抓住我的手不让动，摆出一副长官的架子说，一切都得听他的。从昨天到现在，一共让我吃了三口果酱。第一口是昨天刚上岸的时候，第二口是睡觉以前，第三口是在今天早晨洗冷水浴以后。还有，叔叔，他还逼我洗澡、做操，好象我们在河水里泡了两个小时还不够似的。——两个小时，洗得够干净了，活动得也够多了……”

不等小弟弟说完，内尔松就打断了他的话：“你的状告完没有？告完了就听我说。如果我把仅有的一点东西随便让你贪嘴吃掉，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他们，那不就要挨饿了吗？冷水浴不单是为了洗澡，而是为了锻炼身体，做操也是这个目的。我们掉进河里以后，我就觉得应当救你，应当管你……”

“我用不着你救，我会游泳。”

“好啦，你又吹牛了！你这个勇敢的打豹、斩蛇英雄，在水中一边挣扎，一边哭喊：‘快来救呀，内尔松，救命呀！’我游到他身边，他就没命地搂住我的脖子，还想爬到我背上来呢！……”

“谁说我想爬到你背上去？一开始我是有点害怕，可后来就游得挺好的，我还不知道学游泳原来这么容易！”

“有这么好的橡皮救生衣，就是一捆铁丝也能浮起来呀！要知道，这种救生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行员用的。”叔叔说。

“就是嘛，”内尔松接着说，“可他呀，乱了套啦，象条小狗一样，手脚拼命地扑腾，呛了水，差一点儿憋过去。我费了好大劲才让他镇静下来。等他明白过来不会淹死，我才……”

“我可不是怕死，只是有点儿紧张。”

“等他镇静下来，能自己游了，我才去捞行李。当时我们在鬼门峡急流里，不得不顺水流往下漂，后来，又被河水冲到这里。我们没费多大劲就上了岸。上岸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行李，换衣服。我们把帐篷拧了又拧，想让它快点干。因为我们没有床，又不能支帐篷，只得裹着帐篷布睡觉。天黑了，越来越冷，多么需要火啊！伟伟浑身湿淋淋的，冷得直打哆嗦。我突然想出个主意：让它到你们那儿取火柴。我先试了试，把它带到树林旁边，指着上游方向低声命令它说，‘赛尔索，希科叔叔，快，去找他们！’伟伟毫不犹豫地跑进了树林。我又大声把它叫回来，它也乖乖地服从了。这时，我才砍了个竹筒，让它给你们送信。当它在树林里消失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会找到你们的，尽管你们在河那边，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听到了两声枪响，整个树林都响起了回声。后来，伟伟回来了，我们就主起火，吃了一些果酱……”

“你还好意思说‘一些’？！就那么一丁点儿，一放到嘴里就化了。”瓦蒂纽又嚷起来。

说到伟伟，赛尔索说，“我们光顾说话，把伟伟的午餐给忘了。我们给它带来了一锅木薯粉粥，里面还有鱼肉呢！”

叔叔接着说：“好了，我们不谈了，快上船吧，明天咱们得赶到九十公里外的依达布拉瀑布。五天之内，必须赶回圣保罗参加开学典礼。现在正是下弦月，后半夜有月光，我们可以航行。”

船刚进入航道，赛尔索就提醒叔叔说：“叔叔，你还没有讲完一七二六年在‘鬼门峡’所发生的事儿呢！”

“那是一七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一队探险者在圣保罗的德门内斯将军率领下，离开了阿拉里达瓜巴。这个由三百零八只木船组成的船队里除了探险家以外还有士兵、佣人和印第安人。你们可以想象，有多少木船在‘十字架滩’、‘鬼门峡’和其他险要水域里触礁沉没，有多少人在这儿丧命，因此才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十字架滩’的名字。他们不仅在翻船中丧生，还有很多人由于没有奎宁死于疟疾；由于长途旅行吃了腐烂的食物死于痢疾，还有更多人死于毒蛇猛兽和土著人的袭击。在这一年以前，也就是一七二五年，阿拉乌若也率领过一支六百人组成的探险队从阿拉里达瓜巴出发，那个探险队最后只有两个人生还。马加良斯在《殖民巴西的地理扩张》一书中谈到过这些惨剧，他说：‘为了满足对财宝的欲望，有多少探险者的鲜血染红了翻腾咆哮的河水，又有多少十字架竖在险滩之中……’啊，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十一点了，我们吃些冷鱼吧！这几天总是走得这么急，连煮豆子和大米饭的时间都没有。”听到这里，瓦蒂纽顺着嘴说：“如果有一点里脊肉或者香肠该多好呀！”“有没有香肠，我可不敢保证，可是里脊肉，”叔叔指着后面说，“你们瞧，我们就要有了。”

孩子们回头一看，二十多只野猪正鱼贯而行向左岸游去，其中还有几只小猪崽。叔叔在离它们五十米的地方开枪打中了一只两三个月大的小猪。被击中的小猪顺水漂去，其余的野猪拼命向岸边游去。他们把船驶过去，捞起

了小猪，以更快的速度向下游驶去。

第二十四章

下午六点钟，太阳落山了，凉爽的夜晚来临了。船行在三百米宽平稳的河面上，孩子们在船上宰了小猪，剥了皮。

午夜时分，他们靠岸宿营，煮上豆子，用猪油煎了里脊肉，还在烤叉上烤了野猪腿，准备作第二天的晚餐。

天一亮，他们就拆掉帐篷，把行李装到船上，围着火堆吃了起来。

“我从来没想过早晨会有这么好的胃口，也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维拉多。”赛尔索说。

“胃口加大和身体结实完全是一个月野外生活的功劳。你们看，我国的土地多么富饶。我们都亲身体会到河流和森林给了我们什么。比如今天早餐，有肉有菜有豆，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如果在八月份，大自然还会供蛋给我们，那时正是大雁和野鸭产卵的季节。”

八点钟左右，他们进入依达布拉滩，这一段航行只化费半个多小时。尽管马达隆隆，他们已经听到了依达布拉瀑布震耳的响声。岸上出现了茅草房，当地的大人、孩子都跑来好奇地看着这几个陌生人。

当地人热情地帮他们把小船、马达和行李搬到了瀑布下游，并且不肯收酬谢他们的钱，只收下了一些礼品，仿佛这些礼品对他们说来已经是最好的报酬了。

起航以前，他们到小镇上转了转，看到许多破旧的房子和衣衫褴褛的穷人。他们还参观了一座倒塌的教堂和瀑布下游一座古老的城堡。

“在这样的内地，为什么还有城堡？”

“问得好，赛尔索。那时候，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土著人，他们必须经常对付那些侵犯他们的人，更早一些时候，他们还要对付当时已经统治大陆西部和南部的西班牙殖民者。”

落日的余辉照在壮丽的瀑布上，白色的水帘沿着左岸从十三、四米高处跌落下来，发出震耳的响声。在八百米宽的河床里，落水溅出白色浪花在礁石中间奔腾向前；白色的苍鹭和黑色的鱼鹰伫立在石尖上，随时准备扑向游在浅水里的小鱼；燕子上下翻飞，时而停在嶙峋兀立的怪石上。

“我就是住在这儿，也永远看不够这一片美好的景色。”内尔松说。

“我要是住在这儿，就得有一支鸟枪和一支小猎枪。”瓦蒂纽接口说。

“那样的话，豹子就会乖乖地向我们这位打豹斩蛇的杰出英雄投降了……”

“别挖苦我，内尔松！你就不许人家有美好的理想吗？”

“别做美梦了，睡觉的时间还没有到呢！上船吧，我们还要通过‘瓦依温’滩。如果在这儿耽搁太久，今天就赶不到茹比亚了。来，我们把昨天剩下的维拉多和烤肉吃了吧！”

他们来不及赶到蒂埃特和巴拉那两条大河的汇合处，只得在别格诺河口过夜。第二天凌晨四点，他们没等天亮就拔锚启程，绕过蒂埃特河上又一个极难通过的险滩，继续前进。

“那边隔开一片狭长的沙洲，不也是蒂埃特河吗？”

“不，内尔松，那是别格诺河。河水是从乌鲁布蓬加瀑布流过来的。我

维拉多：巴西圣保罗地区的一种菜肴，用黄豆、肥肉、香肠和鸡蛋烹制而成。

们昨天夜里听到的水声就是它发出来的。”

小船顺利地通过了格朗德和马沙多岛之间狭长的水道。九点钟左右，终于到达了两条大河的汇合处。孩子们高兴地呼喊起来。巴拉那河湛蓝色的河水与蒂埃特河深蓝色的河水形成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叔叔，为什么这两股水流互不混淆呢？”

“这是因为蒂埃特河河水里有更多的有机物质，它所经过的圣保罗州是红土地带。除此以外，大面积毁坏森林和开垦荒地造成的水土流失，把千百年以来森林里积存的腐殖质带到了河水里。”

他们开足马力，穿过宽阔的水面，沿着巴拉那河右岸行驶。

到了河水更加清澈的苏古利乌河口，只见另一艘机动船正沿着巴拉那河朝这边开来。

“叔叔，快看，那个人在钓鱼！瞧，他钓到了一条大鱼，那鱼在蹦，啊，那是一条多拉杜鱼，……他开始收鱼线了，快看，鱼又蹦了！真有意思。”

那个人把鱼拉上了船，回过头来望着驶近的小船。当两只船渐渐靠近时，希科叔叔高兴地叫了起来：“真巧！”

他关掉发动机，等另一只船靠拢，在一百米远的地方，他们同时喊了起来：

“贝特利！”

“希科！”

意外的会面给所有的人带来无比的欢乐。

那个叫贝特利的人说：“看你们，一个个红光满面，在圣保罗就听说你们出发了，我还担心你们有什么危险，会染上什么疾病呢！可是，你们一个个这样健壮。打猎一定收获不小吧？”

“够供我们吃的。这些日子，我们就是靠钓鱼打猎生活。你知道，我是不为打猎而打猎的。”

“叔叔，我们还打了豹子和砍死了蛇，那可不是为了吃的呀！”瓦蒂纽说道。

“我都忘了给你介绍这位英雄……”叔叔指着瓦蒂纽说。

“打到豹子了？”

“打死了两只。一只是内尔松设埋伏打的，另一只是这小兔碰上打死的。”

“太好了，这么说，你还敢对付豹子？”贝特利转过头去问瓦蒂纽。

“我还是晚上碰到的呢 那时我身边没有 44 式猎枪，是用 22 式打死的。”瓦蒂纽一边说着，一边斜眼看看内尔松。

“如果再这样吹下去，越吹越玄，等我们到圣保罗，你就得穿 40 号衬衣啦！”内尔松挖苦了一句。

“我想把船停在桥那边，从那儿把小船和行李一块儿托运回圣保罗去。我们今晚就乘火车回去。孩子们后天就要开学了。”希科说。

“先生，用不着！你们今天就住在我们的岛上吧！”

“怎么？你有一个岛？”

“有，我给它取名叫‘阿拉拉瓜拉’。别等了，都穿上救生衣，到我的船上来。我的驾驶员很能干，又熟悉茹比亚一带的航道。我去驾驶你们的小船。明天回圣保罗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正好也要回去，你们就搭我的斯

特森飞机回去，刚好有五个座位。这样，明天十点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圣保罗。”

“啊，太好了！贝特利真好！”孩子们高兴地喊道。

两只船开动了。二十分钟之后，他们就登上了四周都是沙滩的小岛。白色的沙滩非常细软，行走起来很吃力。高处果树丛中有一栋房子。

两个朋友坐在阳台上聊天，孩子们则钻进果林里，贪婪地吃着橘子、桑椹和其他野果，走出林子时，嘴唇和手指头都被桑椹染成了紫色。

这一夜，他们睡得非常香甜。第二天一早，就乘船来到诺罗埃斯特桥附近的茹比亚车站，从那儿坐上等在那里的汽车来到了马托·格罗索的三湖机场。

飞机发动了。几分钟后，他们就飞到阿拉拉瓜拉岛上空，越过了美丽的巴拉那河。

“我在圣保罗和马托·格罗索之间飞行过多次，很熟悉这里的地形和航线。”贝特利对他们说。

飞机下面是一片片咖啡园，玉米地和棉花田，还有稀稀落落的树林和灌木丛。可在三十五年前，这儿还是卡依刚克人居住的一片片茂密的原始森林……

他们飞过了保卢，来到一条河流上空，瓦蒂纽问道：

“叔叔，这是什么河呀？”

“怎么啦，你连蒂埃特河都不认识了？！”

“怎么那么小啊！”

“因为我们在二千米的上空飞行。”

孩子们还在回味这次有趣的旅行，希科叔叔和贝特利先生停止了谈话，提醒孩子们圣保罗到了。

阳光下，圣保罗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出现在地平线上。二十分钟以后，飞机便来到了美丽的贡戈尼亚机场上空。机场上停着各种各样单引擎、双引擎和三引擎的飞机。他们的飞机刚刚在聚集人群的候机楼旁边停下，螺旋桨还没有完全停止转动，驾驶员才走出飞机座舱，瓦蒂纽就背上22式猎枪、牵着伟伟神气活现地跟了出去。他走近栏杆一看，高兴地回过头来喊道：

“瞧，他们都来接我们了！”

“他们收到了我昨天发出的电报！”叔叔说道。

栏杆外面站着的小伙伴们正向他们招手呢。有露西娅、内尔莎、玛丽娅、卡尔曼、赛莉尼娅、卡洛斯和依斯曼尔。

“我敢打赌，瓦蒂纽打过招呼之后头一件事就是讲他打死了一只豹子……”内尔松说。话还没有说完，就听瓦蒂纽高喊着，“你们知道吗？我打死了一只豹子！”

“你看，我猜得不错吧！他顾不上打招呼就讲起未了。”

一种单引擎小型飞机。

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分布在阿根廷北部到巴西圣保罗州之间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广大流域地区。

